

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联合国

2007



本报告以一整套优质数据为基础。这些数据由联合国秘书处经社事务部领导的千年发展目标指标跨机构和专家小组编撰，旨在回应联合国大会关于定期评估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希望。该小组的成员为下列国际组织的代表，他们的工作是编制一个或多个适于监测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的统计指标序列。许多国家的统计专家和外部专家顾问也作出了贡献。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非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各国议会联盟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2007



联合国

纽约，2007



前言

《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MDGs）自2000年获得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批准以来，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发展框架，并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同其发展伙伴一道努力以追求共同未来的手段。

我们现在正处于千年发展目标获得批准到2015年目标得以实现这一周期的中间点。迄至目前，我们的整体情况好坏不一。本报告中公布的结果表明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并且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仍可获得成功。但它们也表明仍要做哪些工作，明确要求政治领袖们采取紧急的一致行动，否则千百万民众就不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对他们的基本承诺。

如果我们现在采取行动，千年发展目标仍可实现。这就要求有全面的良好管理、增加了的公共投资、经济增长、扩大了的生产能力、以及新增了的体面工作。在一些国家取得的成功表明，如果我们将强有力的政府领导、良好的政策以及在极为重要的领域扩大投资的实际战略结合起来，并得到国际社会资金和技术的充分支持，那么朝着千年发展目标方向取得快速、大幅进展是可行的。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国家的发展战略和预算必须与其保持一致。这还必须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及其相互责任框架内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

世界不需要新的承诺。急迫的问题是，所有有关各方要从整体上实现《千年宣言》、2002年发展筹资问题蒙特雷会议和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已经做出的承诺。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官方发展援助没有大幅增加，这就使千年发展目标无法实现，即使在有良好管理的国家也无法实现。正如本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需要以能够预知的形式，向相关国家提供充裕的资金，从而使这些国家能够对增加它们自身的投资制定有效的计划。然而，这些承诺仍待兑现。

我积极评价这一报告，它是一份关键的材料，有助于表明能够获得哪些成果，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可靠、及时的信息是制订必要的政策和战略以保证进步、监测发展和使千年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

Ki Mook Ban
潘基文
联合国秘书长

概论

千年发展目标中期的进展

《千年宣言》确定2015年是实现大多数目标的年份。在接近这一15年期间的中点之际，我们现在获得的数据表明了头5年的进展情况。

本报告根据联合国系统内外众多国际组织提供的一系列数据，提出了对于迄今进展情况的最全面的全球性评估意见。

可以预知，结果是不平衡的。自世界领袖们于2000年批准《千年宣言》以来，我们取得了一些明显而广泛的成就。令人鼓舞的是，本报告表明，即使在一些遇到重大挑战的地区，我们也取得了一些进步。这些成果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及其发展伙伴们对于《千年宣言》所作出的空前的承诺，也表明了在建立《宣言》中包涵的全球伙伴关系方面取得的某些进展。

那些比较成功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有可能取得成功，但只有立即采取更多的协调一致的行动，而且持续到2015年，才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有相关各方需要从整体上履行它们在《千年宣言》及后续声明中所作出的承诺。

以下是测算出的一些已经取得的进步：

- 在1990年到2004年间，处于极度贫困的人口比例从三分之一左右下降到五分之一以下。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全世界和大多数地区都可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具体目标。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极度贫困人口数量持平，贫困率自2000年以来下降了六个百分点左右。然而，该地区还没有走上到2015年贫困减半目标的轨道。

- 发展中国家有更多儿童在入学方面取得进展。小学入学率从1991年的80%增加到2005年的88%。这一进展大多发生在1999年以后。

- 妇女政治参与水平正在提高，尽管增速缓慢。即使在那些以前只允许男子参加政治选举的国家，妇女现在也在议会获有席位。

- 儿童死亡率在全球下降，恰当的生命挽救干预措施被证明对减少因麻疹等主要儿童致命原因造成的儿童死亡是有效的，这一点正变得很清楚。

- 控制疟疾的关键干预措施得到推广。

- 最后，流行性肺结核似乎开始减少，虽然进展不快，尚难以实现到2015年将蔓延面和死亡率减半的目标。

在指出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数据结果也着重强调了还要做哪些工作，而如果有关各方都充分履行已经作出的承诺，那么

还可以完成哪些更多的工作。目前，本报告引用的八个地区组中，只有一个地区组能够完成全部千年发展目标。与此相反，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存在十分严重的差距。甚至那些已经取得长足进展的地区，包括部分亚洲地区，也在卫生和环境可持续性领域面临挑战。一般来说，年轻人缺少就业机会、两性不平等、快速但无计划的城市化、森林砍伐、水短缺恶化、艾滋病病毒的高度蔓延，都是普遍存在的障碍。

此外，处于冲突中和冲突后的国家，其不安全和不稳定状况使得为长期发展作出的努力变得极为困难。反过来，实现不了千年发展目标则会进一步加大不稳定和冲突的风险。尽管存在技术性的共识，即发展和安全两者相互依存，但国际上司空见惯的做法却是将两者分开对待。

必须予以应对的关键性挑战列举如下：

- 每年有50万以上的妇女仍死于可医治的和可避免的妊娠和分娩并发症。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在其一生中因此死亡的比例是1:16，而发达世界则是1:3, 800。

- 如果目前趋势继续下去，体重不足儿童比例减半的具体目标将有3千万儿童不能达到，主要是因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展缓慢。

- 全世界死于艾滋病人口的数量在2006年增加到290万，预防措施没能赶上这一传染病增长的速度。在2005年，1500万以上儿童失去了患有艾滋病的单亲或双亲。

- 发展中国家有一半人口缺少基本的卫生设施。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另有16亿人口需要在2005-2015年期间获得改善了卫生设施。如果按照1990年以来的趋势发展下去，全世界可能有6亿人口达不到这一指标。

- 这些情况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均衡分配。收入不平等状况正在扩大，成为东亚地区受到特别关注的问题，在这一地区，最贫困人口的消费份额在1990年到2004年间急剧下降。

- 大多数经济体没能向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青年失业人数是成年失业人数的三倍以上。

- 气候变暖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其排放量从1990的230亿公吨上升到2004年的290亿公吨。预计气候变化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严重影响，也会阻碍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

本报告还表明国家内部的悬殊差距，即使其他组人口进展较快，但某些特定组别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未受过正式教育母亲的子女和最贫困住户的儿童—在实现这一具体目标方

面进展不大。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是否能获得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方面。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各国要动员更多的资源，并将公共投资用于贫困人口。

快速、大幅进展可行

几个发展中国家正在证明，如果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政策及战略，使其有效地针对贫困人口的需求，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充裕资金和技术支持，那么在朝着千年发展目标的方向取得快速和大幅的进展是可行的。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一些领域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例如：提高农业生产力（如马拉维），提高小学入学率（如加纳、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控制疟疾（如尼日尔、多哥、赞比亚、桑给巴尔），扩大获得农村基本医疗服务的人口（赞比亚），大范围造林（尼日尔），以及在获取水和卫生设施方面得到改善（塞内加尔和乌干达）。对这些成功实践，现在需要予以复制和推广。

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已经在制订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战略。到2007年中期，4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经根据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通过的其他发展目标，开始制订国家发展战略。在此中期年份，国际社会需要对制订这些战略的工作予以支持，需要加快实施千年发展目标。

一般来说，战略应该采用一种展开的方法，寻求实现向贫困人口倾斜的经济成长，包括通过创造大量更多的体面工作机会。这就要求制订全面的人类发展计划，特别是教育和卫生计划，并发展生产能力、改善物质基础设施。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应努力对实施这些计划需要的资源进行量化。计划的实施应该以公共支出中期计划为基础。要有一个健全的国家统计系统，强化对公众的责任感，以支持所有这些工作。

通过对安全和人道主义行动同长期发展工作的协调安排，千年发展目标还应该系统地纳入冲突后的恢复战略中。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具体成果目标，各国可以将其作为从救济和复苏走向长期发展的基准性指标。

在最贫困的国家和条件最不利的国家是否成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不仅仅是这些国家本身的事情。发达国家需要完全兑现长期承诺，即到2015年，实现官方发展援助（ODA）占国民总收入（GNI）0.7%的目标。特别是需要八国集团信守它们2005年的承诺，即到2010年对非洲援助加倍；需要欧盟成员国到2015年实现将0.7%的国民总收入划拨为官方发展援助。尽管有这些承诺，由于债务减免额减少，官方发展援助还是在2005年至2006年间呈现下降局面，预计在2007年还会稍有下降。

援助工作必需加以改进，以确保援助同受援国采取的政策协调一致，确保向各个国家的援助持续不断、可预知、有保证，而且这些援助不同在援助国的采购捆绑在一起。为达到此目的，援助方应该减少目前存在的援助事先不可预知的情况，提供对

每一个受援国的跨年度援助计划安排。“快速影响”倡议在过去几年产生了效果，所以使用这些另增资源的方法之一应该是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大大增加这些倡议的数量。

作为发展伙伴关系的另一个要素，并于2001年在多哈达成的一致意见，所有国家政府都应加倍努力，使目前的贸易谈判取得圆满、平衡的结局——这一结果将确保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贸易安排更加有助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每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项新的但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应成为国际发展议程上需要强化的部分：所有发展伙伴应该深化合作，制订出一项共同的全球战略，从而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

JOSÉ ANTONIO OCAMPO
负责经社事务副秘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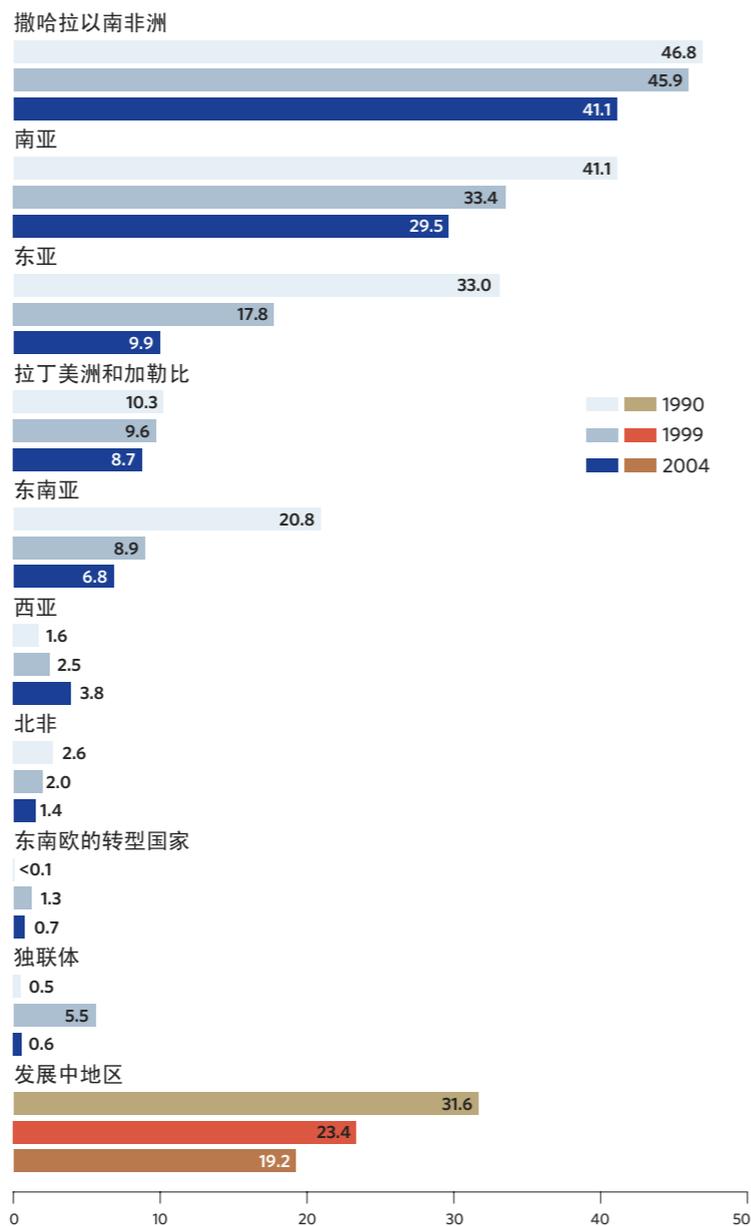
目标 1 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

具体目标

在1990年和2015年之间，将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减半。

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贫穷开始下降

1990年、1999年和2004年靠每日不到1美元为生的人口的比例（百分比）



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在1美元以下的人数从1990年的12.5亿下降到2004年的9.8亿。在此期间，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近三分之一减少为19%。按照这种发展速度，千年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这一成果分布并不平均，因为全球贫困的下降主要归因于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贫困显著下降，印度的加速增长也促成了南亚地区正向目标的实现迈进。

然而，西亚的贫困率在1990年至2005年间增加了一倍多。独立国家联合体和东南欧转型国家的极端贫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迅速上升。目前这些地区的贫困率正在下降，已接近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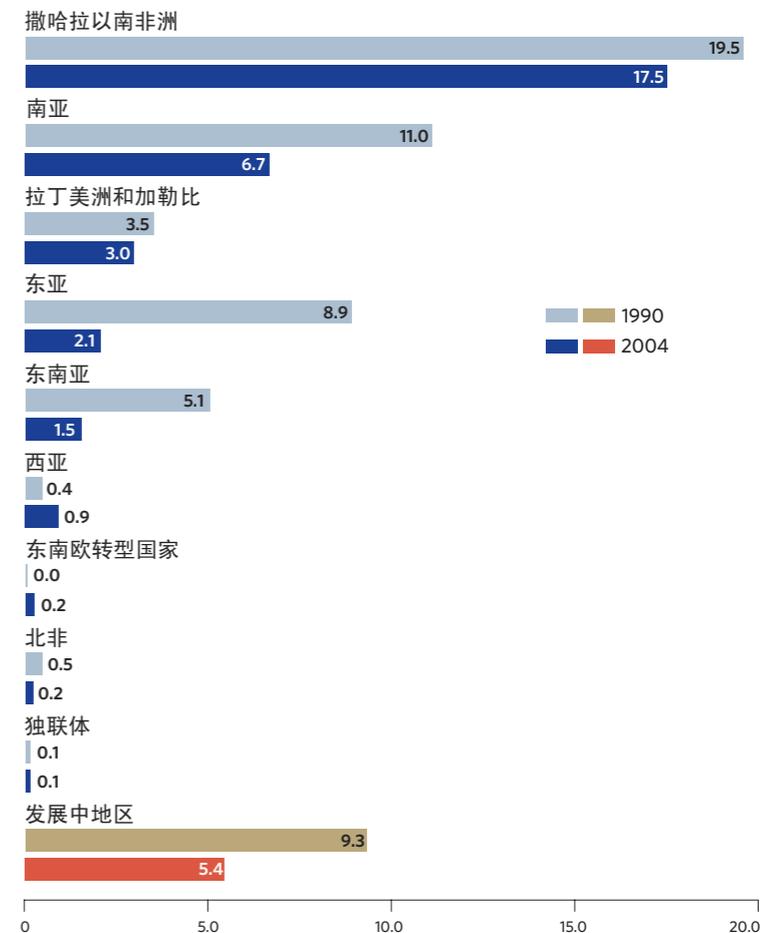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46.8%下降到2004年的41.1%。这一成果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后。尽管人口增长很快，每天生活在1美元以下的人数趋于稳定。2000年至2005年间，七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另外23个国家在此期间的增长速度是每年2%，这多多少少增加了我们对未来的乐观。

国际贫困线正重新划定

最新的贫困测算使用了来自100个发展中国家的500多个住户调查结果，这代表了发展中世界93%的人口。国际贫困线依据的是代表低收入国家贫困线的消费水平。从2000年以来，国际贫困线被定为每天1.08美元，这是按照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明年，国际比较项目将编制出基于2005年价格的新的购买力平价。这种对各国相对生活费用的新衡量将会引起国际贫困线的修改，也可能改变我们对国际贫困程度及分布的认识。

大部分地区的最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稍有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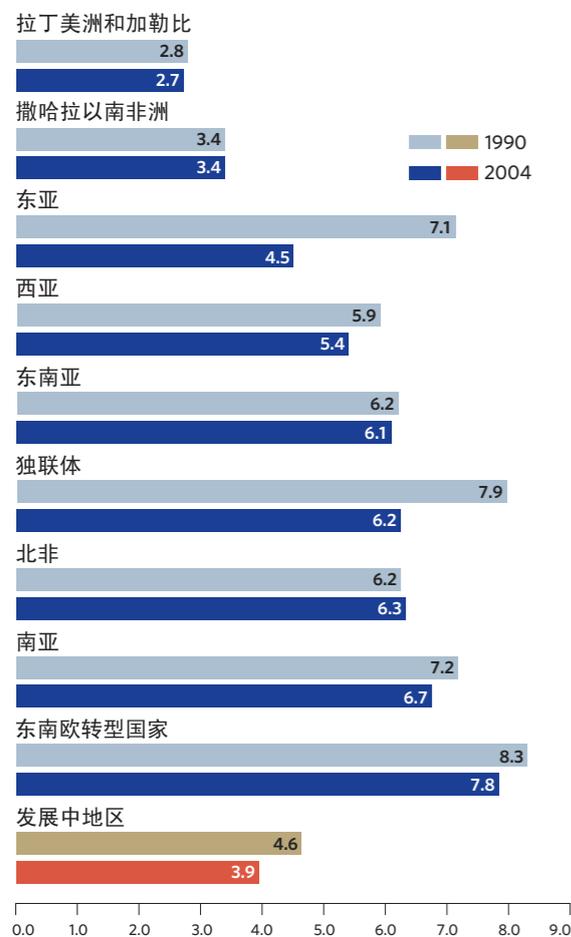
1990年和2004年贫困差距比（百分比）



在大部分发展中地区，每天生活在1美元以下人口的平均收入有提高。贫困差距比反映贫困的程度及发生率。该指标在许多地区都有下降，但西亚地区除外，该地区上升的贫困率引起了贫困差距比的升高。此外在欧洲转型国家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该指标稍有恶化或者维持原状。相反地，东亚及东南亚的贫困人群获益匪浅。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贫困差距比仍为世界最高，这说明该地区的穷人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条件最差。

贫困减少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

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在国民消费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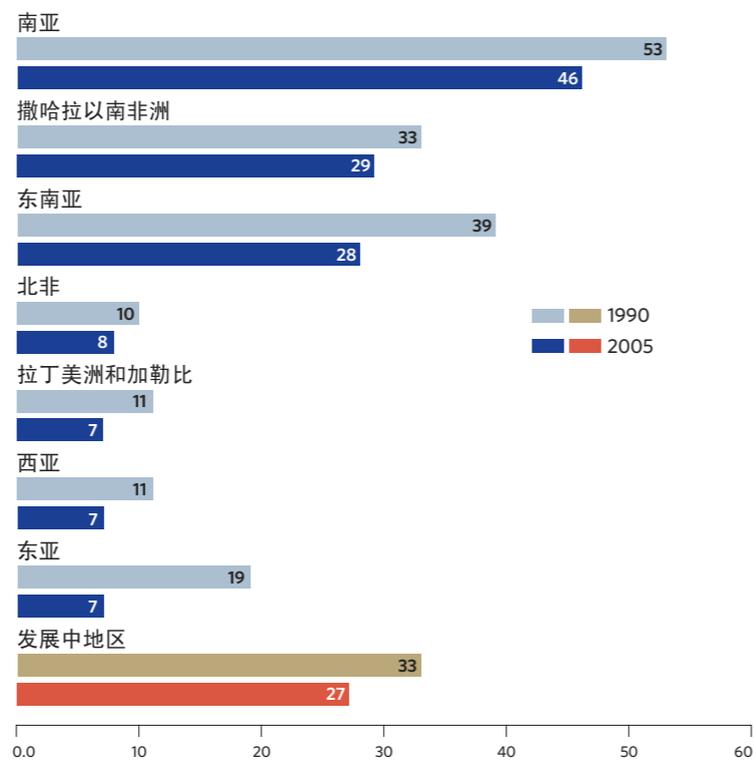
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人们均衡受益。在1990年至2004年间，发展中地区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在国民消费中所占份额从4.6%下降到3.9%（有些国家消费数字无法获得，使用的是收入数据）。东亚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尤其值得关注，在此期间最贫困人口的消费份额大幅下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不平等仍最为严重，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在国民消费（或收入）中所占份额仅为3%。

具体目标

在1990年和2015年之间，将挨饿的人口比例减半。

儿童挨饿在所有地区都有下降，但是完成目标还需要加快进程

1990年和2005年体重不足的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百分比）



在世界范围内，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发生率在1990年至2005年间减少了五分之一。东亚进步最大，超过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这主要归因于中国营养水平的提高。西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果也很显著，体重不足发生率下降超过三分之一。大范围的儿童挨饿出现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些地区进展缓慢意味着全球目标将难以实现。目前的趋势如果继续发展，到2015年，全世界与目标将相差3000万儿童，他们因为挨饿被剥夺了所有的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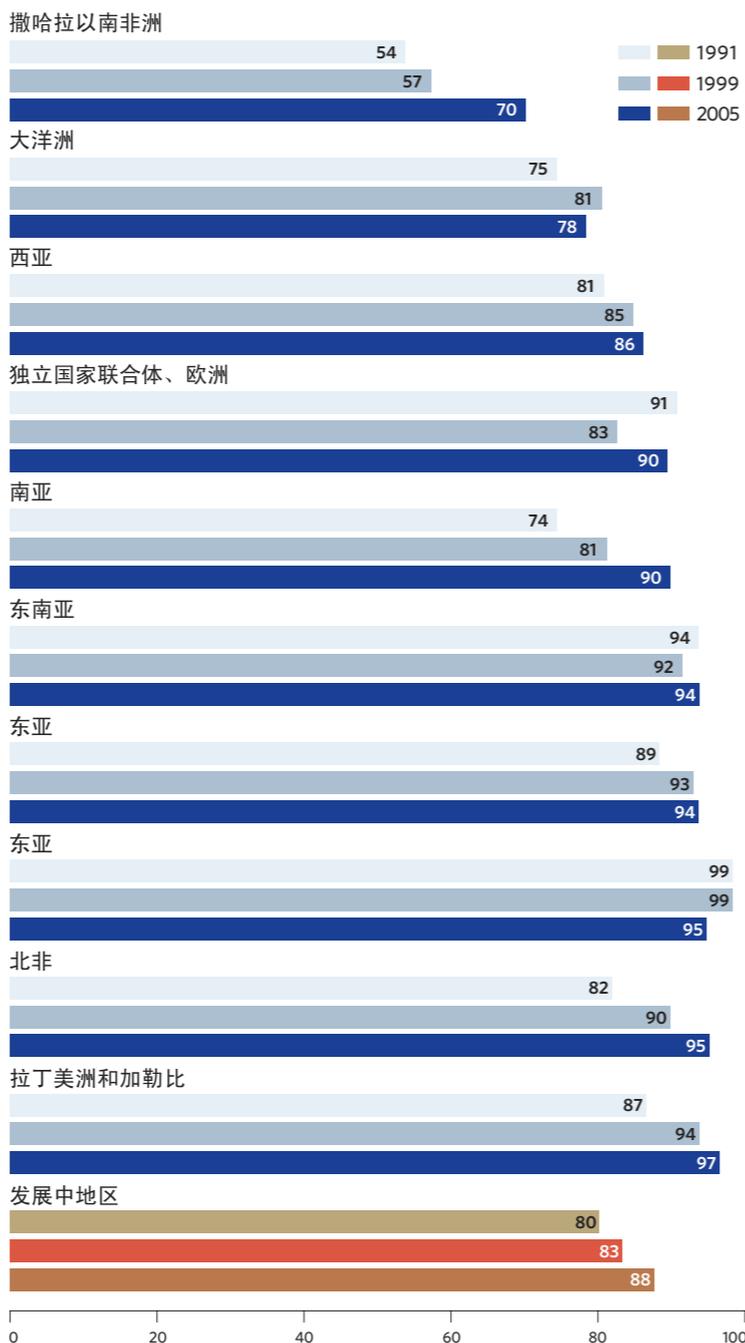
目标 2 普及初等教育

具体目标

确保到2015年，任何地方的儿童，不论女童或男童，都能完成全部小学教育课程

撒哈拉以南非洲教育普及有所提高，但依然任重道远

1990/1991年、1998/1999年和 2004/2005年小学总净入学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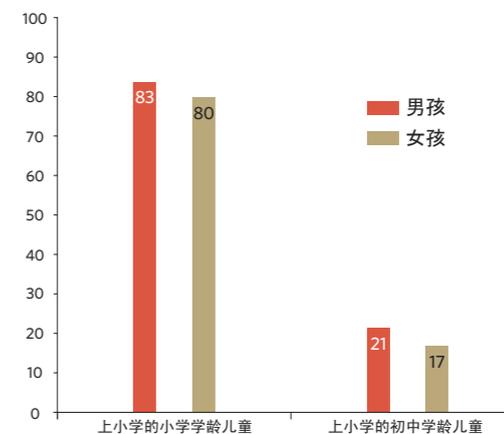


*在上小学或中学的小学适龄儿童人数，按占相应年龄组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五分之一的中学学龄儿童仍然在上小学

所有发展中地区官方入学年龄和中学学龄儿童上小学的净就学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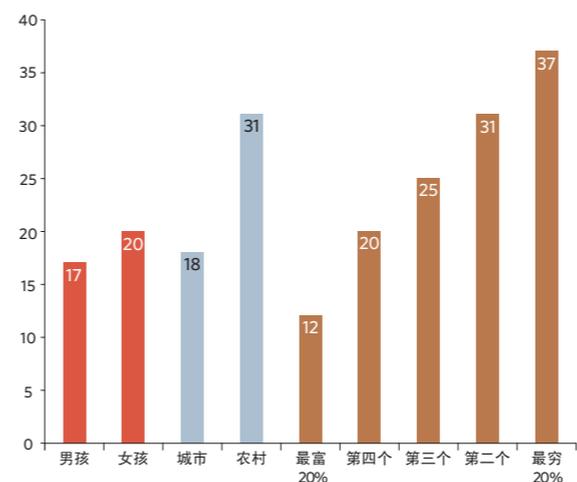


如果很多儿童入学时低于或高于官方规定的入学年龄，小学净入学率就不能准确反应在校学生的情况。调查显示超龄儿童就学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某些地区。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学学龄儿童就读小学的比例高于就读中学。虽然晚入学总比失学好，但是这反映了教育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也反映了家庭在让孩子入学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晚入学还会造成潜在的学习问题以及丧失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对孩子造成不利后果。根据可获得的信息，数据显示比学龄晚两年入学的儿童更有可能来自较贫困家庭，母亲未受过正规教育。

发展中地区小学净入学率从1990/1991年的80%提高到2004/2005年的88%。三分之二的提高发生于1999年后。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过去的几年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仍然落后于其他地区，仍有30%的小学学龄儿童失学。在未来的几年里，还需要加入力度，使所有儿童入学并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较贫困及农民家庭的女童和儿童最有可能失学

2005年按性别、居住地和家庭财富情况分列的小学学龄儿童失学比例（百分比）



减少失学儿童数量的行动已经取得进展。但是，失学儿童的数量仍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根据入学统计，2005年大约有7200万小学学龄儿童失学，其中57%是女童。就像这一高数字反映的那样，调查显示，虽然入学但并未就学的儿童的实际数字被低估了。并且，无论是入学率还是就学率都无法反映没有正常就学的学生数目。更糟糕的是，在冲突中或冲突后的国家，我们无法取得官方的统计数据。如果全球测算中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数据，入学率的情况将会更糟。

最易失学或不能就学的儿童大部分来自较贫困的家庭或者农村地区。例如，发展中世界农村地区近三分之一的小学学龄儿童失学，而城市的同学龄儿童失学比例为18%。女童较男童失学率高，这一现象在西南亚尤为突出。

目标 3 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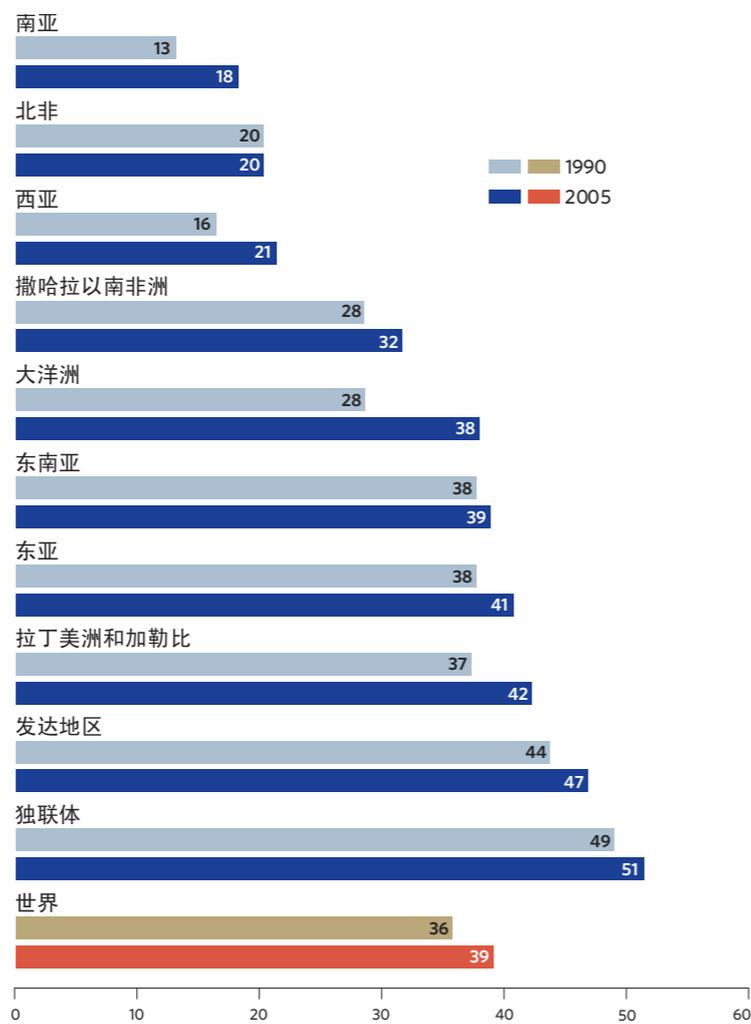


具体目标

最好到2005年在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中消除两性差距，至迟于2015年在各级教育中消除此种差距。

就业的大门向妇女慢慢敞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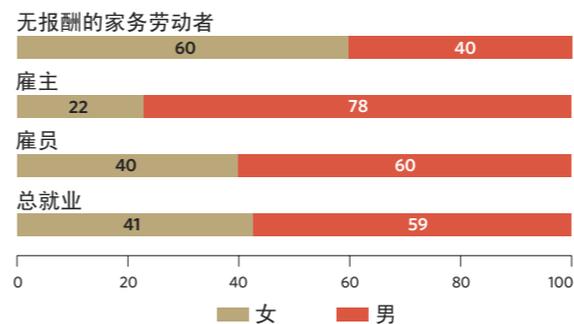
1990年和2005年妇女在非农业部门有薪就业所占比例（百分比）



妇女在非农业部门挣工资者缓慢增加。在一些妇女就业比例最低的地区，如南亚、西亚和大洋洲，妇女取得的进步最大。而在北非，妇女就业比例也很低，进步也不太明显。这一地区五个挣工资者中仅有一位是女性，这一情形已经长达15年没有改变。在其他地区，妇女逐渐有机会获得与男性同等水平的报酬，在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妇女的报酬甚至超过男性。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无报酬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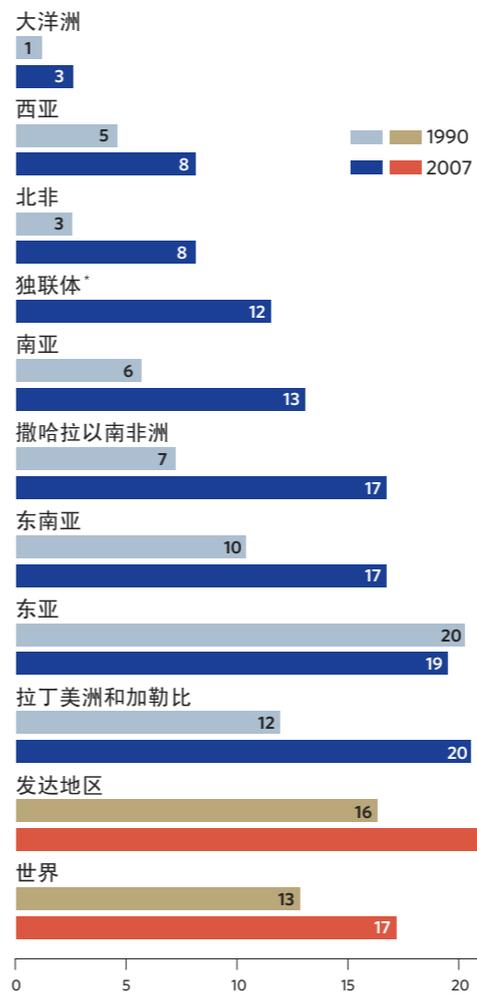
1990年至2005年按工作岗位分列的妇女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百分比）



非洲大部分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有薪工作都集中在城市。在城镇以外，工作主要为务农，维持家庭生计。在发展中地区，妇女较男性务农的比例大，成为有贡献但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者。在世界范围内，超过60%的无报酬家务劳动者为女性，这意味着妇女仍然无法享受职业保障及社会福利。

妇女参政水平在提高，虽然男性仍占统治地位

1990年和2007年妇女在一院制议会或下议院中所占比例（百分比）



妇女政治参与水平正在提高，虽然进展缓慢。就全球而言，到2007年1月，妇女在一院制议会或下议院中所占比例为17%，较1990年的13%有所上升。然而，妇女只在19个国家中占议员总数不少于30%。卢旺达仍然遥遥领先，凭借妇女占议会席位49%的比例接近平等。位居第二的是瑞典和哥斯达黎加，比例分别为47%和39%。在另一极端，一些国家的议员中完全没有女性。在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2006年选举中，被选举到下议院的议员中没有妇女。

然而，阿拉伯国家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进展。2006年，科威特第一次男女共同参加选举，两名妇女在议会中取得席位；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妇女占了23%的席位。在巴林，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在下议院中多了一位女性。

在世界范围内，妇女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在扩大。到2007年3月，35名女性担任议会议长，其中第一次由女性担任的国家包括冈比亚、以色列、斯威士兰、土库曼和美国。与此相反，在国家或政府最高层职位中，妇女的数量并没有明显上升趋势。2006年国家或政府首脑中有13名是女性，2000年为9名，1995年为12名。2006年，妇女担任最高层职位的数量创纪录地达到6名，这些国家分别是智利、牙买加、利比亚、大韩民国和瑞士，以及由女性担任了代总统的以色列。

许多因素决定了妇女在政治中的代表性，包括政治意愿、国家妇女运动的力度以及国际社会对男女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力的持续加强。然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仍然是性别比例原则。2006年，实行性别比例原则的国家被选举的妇女数量几乎是没有该原则国家的两倍。其他国家通过培训和资助支持妇女参加竞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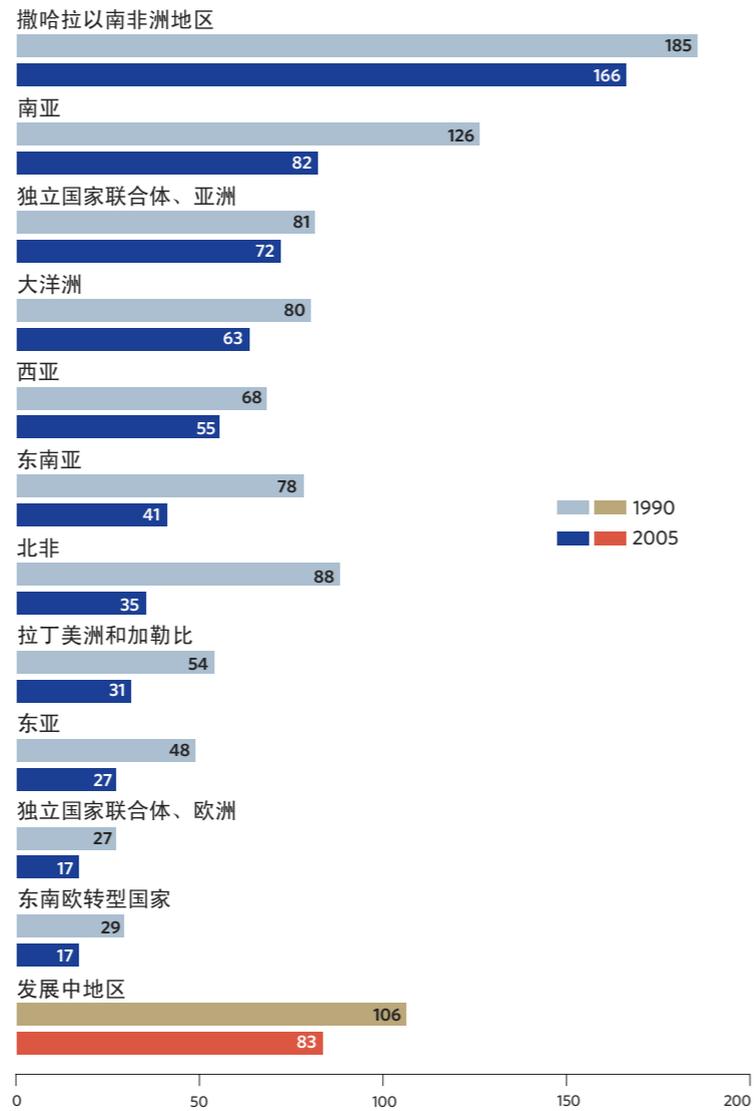
*无1990年独联体的相关数据。

目标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具体目标
在1990年和2015年之间，将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儿童存活率提高缓慢，撒哈拉以南非洲情形最糟

1990年和2005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1000名活产婴儿）



2005年的数字显示，有1010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而大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虽然全球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有所下降，但是各地区和国家所取得的进展有快有慢。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独立国家联合体中亚洲国家和大洋洲的国家迫切需要加大力度。毫不奇怪，儿童存活率的缓慢进展反映出部分发展中国家忽视基础医疗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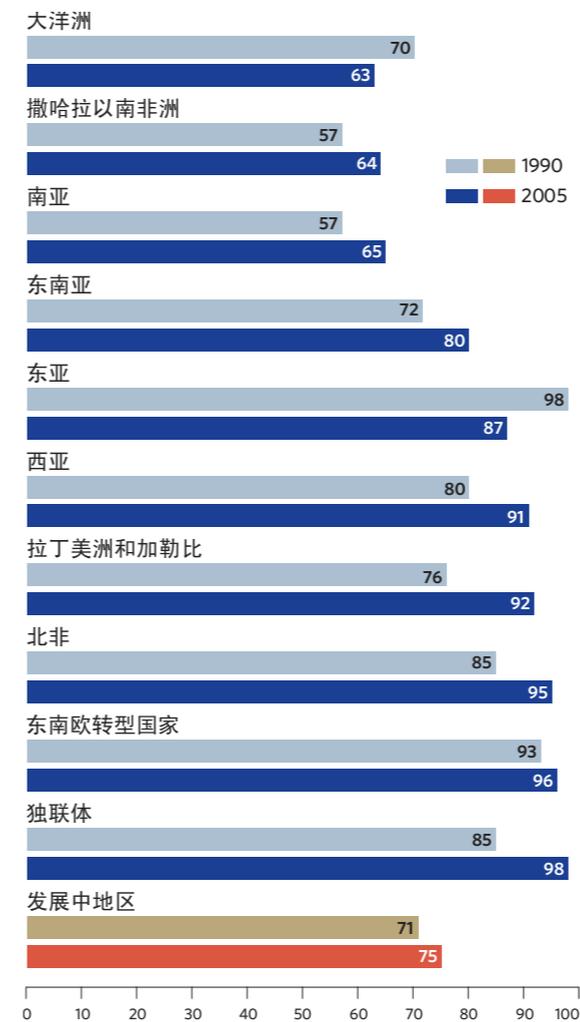
最新的调查表明，尽管在被调查的国家中存在不平衡，取得大幅度进展还是可能的。即使在进展很大的国家（比如那些在1998年至2004年间儿童死亡率下降最少15%的国家），我们也发现了不同的模式。存活率在儿童五岁内每个年龄都有所上升，但是在某些国家，这一成果主要发生在某些阶段——比如婴儿出生的第一个月。最新调查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而决定所需的主要防治手段，减少在儿童生命早期不同阶段的死亡率。

儿童死亡率水平的变化也显示了社会经济状况的巨大差距。在近年来儿童死亡率明显下降的大部分国家中，最大的变化缘于来自最富裕的40%的家庭的儿童，他们要么住在城镇地区，要么母亲接受过教育。

在进展缓慢或儿童死亡率上升的国家，艾滋病是最大的死因。疟疾依然夺去了大量儿童的生命。在其他国家，战争和冲突成为近年来儿童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免疫接种降低了麻疹的发病率，扩展了基础保健系统的范围

1990年和2005年12—23个月龄儿童接种至少一次麻疹疫苗的比例（百分比）



在通过免疫接种可消除的各种疾病中，麻疹是造成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全球死于麻疹的人数在2000年到2005年间下降了60%多，这是公共健康的一大主要成就。现有的数据显示，这些死亡的数量从1999年的87.3万下降到2005年的34.5万。非洲所取得的进展最为显著，麻疹造成的死亡在此期间减少了近75%，从大约50.6万减少到12.6万。

这些成就应该归功于发展中国家扩大了免疫接种覆盖率，以及通过免疫接种运动来补充常规服务。虽然免疫接种的覆盖率在1990年至1999年间几乎没有变化，但从2000年以来发展迅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覆盖率在1999年降到49%，2005年底又提高到64%。这主要得益于针对47个重点国家的“国际麻疹运动”所提出的倡议和给予的支持，以及这些非洲国家政府的参与。

常规麻疹免疫接种率可以作为一个替代指标，了解5岁以下儿童获得基础医疗系统服务的情况。控制麻疹工作的快速进展促进了医疗基础设施的发展，而这反过来又支持常规免疫接种及其他医疗系统的服务。另外，麻疹免疫接种运动也成为提供其他救生干预措施的渠道，比如预防疟疾的蚊帐、驱虫药和维生素A补充剂。

目标 5 改善孕产妇保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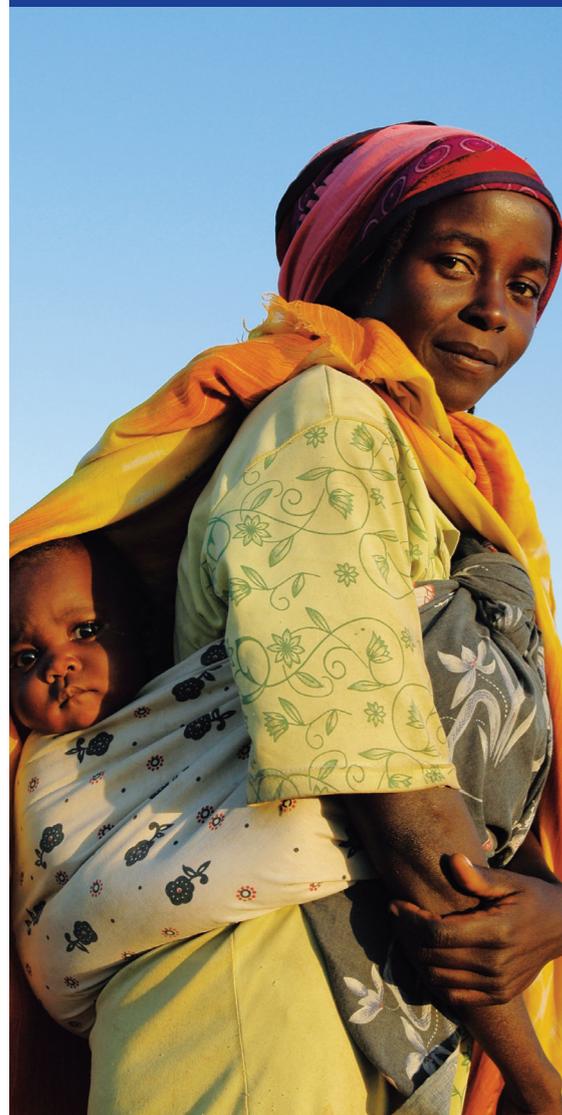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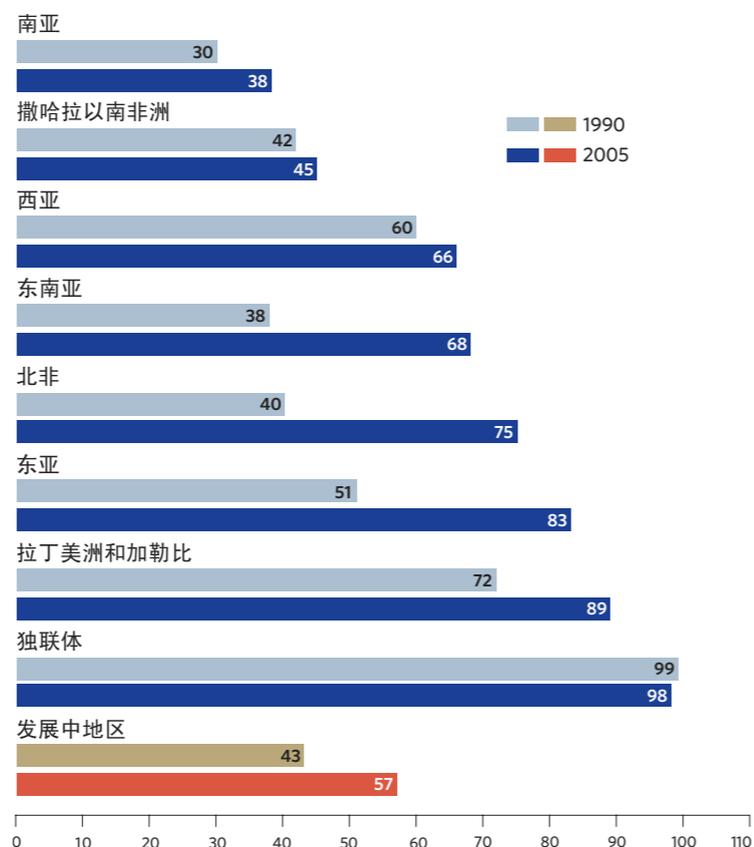
具体目标
在1990年和2015年之间，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

每年仍然有50万妇女死于妊娠或分娩，她们几乎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减少孕产妇死亡方面进展迅速。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孕产妇死亡水平仍然非常高，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每年有50多万妇女死于本来可以治疗或预防的妊娠和分娩并发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一生中因这些并发症死亡的风险高达16：1，而在发达国家仅为3,800：1。

医疗干预可以减少孕产妇死亡，但还需要继续普及

1990年和2005年由卫生技术人员接生的比例（百分比）



在妊娠前、期间和之后都可以通过采取恰当的生殖保健服务，预防大多数孕产妇的死亡和伤残，如果并发症恶化还可以采用救生手段。分娩期间由专业护理人员（医生、护士或助产士）接生是必要的，他们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可以提供或引导妇女及时住进急救产房。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医学技能的助产士最少，这些地区孕产妇死亡也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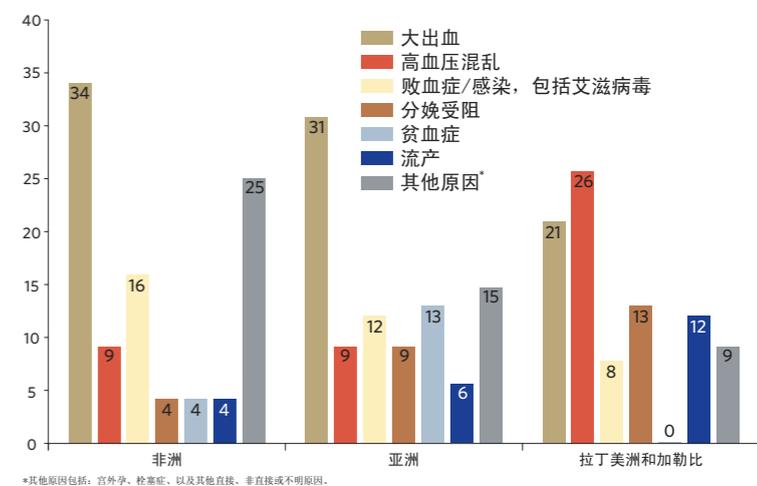
无论是国家间还是国家内部，提供给妊娠和分娩期间妇女的支持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根据对57个国家1996年至2005年间情况的调查，城市妇女分娩期间受到专业护理的比例达到81%，而农村妇女仅为49%。同样地，完成中学教育或更高等教育的妇女在分娩期间受到专业护理的比例为84%，几乎是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产妇比例的两倍多。

长期以来，产前保健被公认为是产妇保健服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它能帮助妇女辨认潜在的风险，并计划安全生产。它还是更广泛保健系统的切入点。1990年以来，在确保妇女在妊娠期间接受至少一次产前保健方面，所有地区都取得了进展。即使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进展很小，但是在孕期接受至少一次产前保健的妇女比例达到三分之二。

为了保证更加有效的产前保健，国际专家建议妊娠期间至少要访问受过培训的保健医生四次。然而，在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接受至少一次产前保健和接受四次以及更多次产前保健的妇女比例相差很大。比如在肯尼亚，2003年87%的妇女接受了至少一次产前保健，然而接受所建议的四次产前保健的妇女比例仅为51%。同样，在马达加斯加，接受至少一次产前保健的妇女是接受四次或更多次妇女的两倍。

任何单一的措施都不足以应对孕产妇死亡的多种原因

1997年至2002年孕产妇死亡的原因的比例（百分比）



*其他原因包括：宫外孕、栓塞症、以及其他直接、非直接或间接不明原因。

减少孕产妇死亡的措施需要因地制宜，因为发展中地区和国家产妇死因不尽相同。在非洲和亚洲，大出血是最主要的死因，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孕产期高血压疾病对生命造成最大威胁，死于难产和流产的产妇比例分别为13%和12%。贫血症是亚洲产妇死亡的主因，但这在非洲就是次要死因，在拉丁美洲其威胁微乎其微。在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的部分地区，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在产妇孕产期经常引发死亡。

避免计划外怀孕就可以减少近四分之一的产妇死亡，包括死于不安全流产的产妇。另外，据估计有1.37亿的妇女有尚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还有6400万妇女使用失败率很高的传统避孕方法。避孕普及率从1990年的55%缓慢增长到2005年的64%，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非常低，仅为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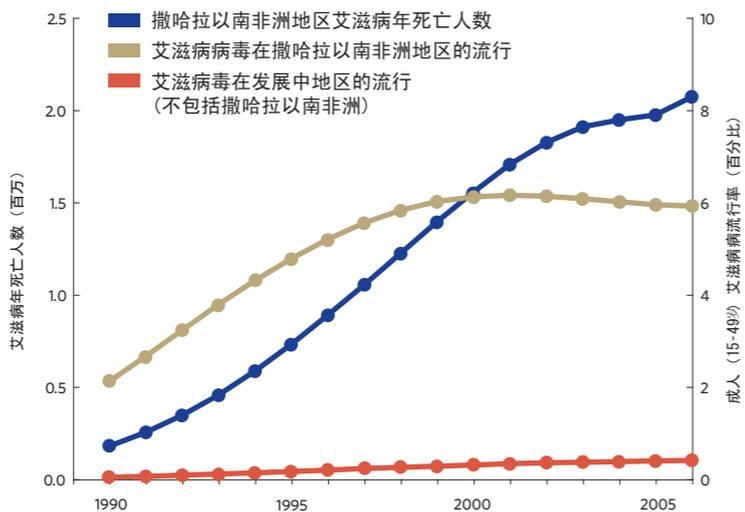
此外，在那些少女生育率很高的地区，大量年轻妇女，特别是少女，和她们的孩子所面临的死亡和伤残危险日益增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尽管总生育率持续下降，从1990年开始的高青春期生育率一直没有大幅减少的迹象。

目标 6 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

具体目标
到2015年制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蔓延。

发展中世界的艾滋病病毒流行率已持平，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仍在增加

1990年至200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所有发展中区域15岁至49岁成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百分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死亡人数（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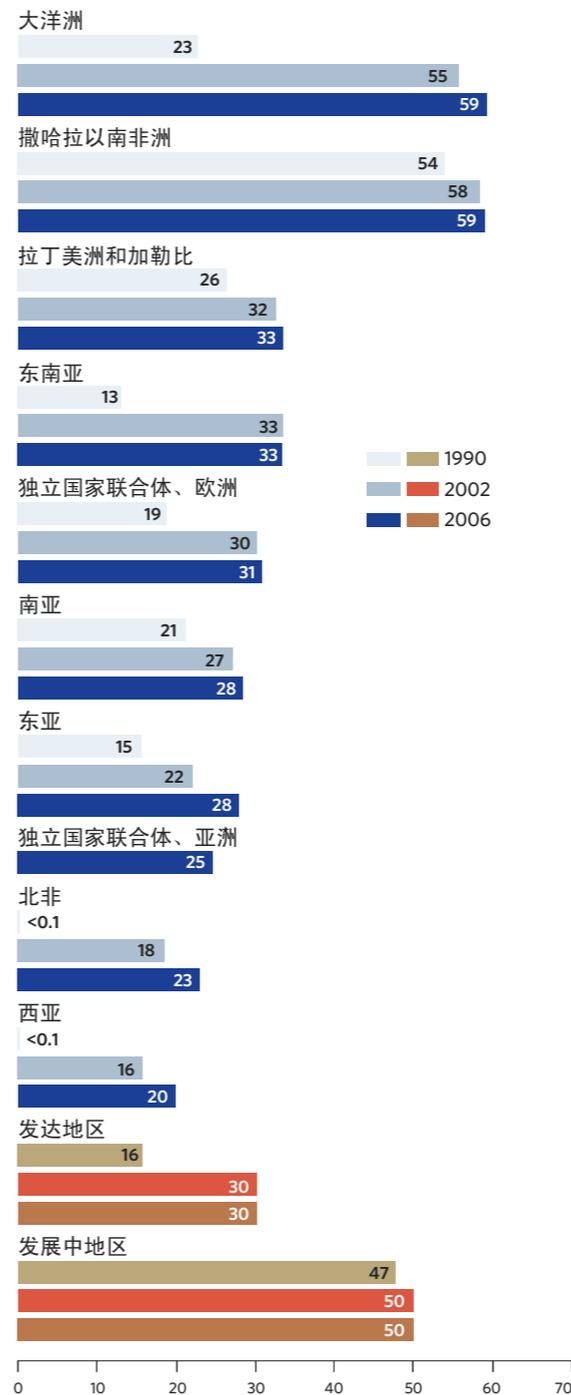
到2006年底，全世界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数为3950万（2001年为3290万），其中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全球范围内，2006年新感染人数为430万，其中东亚和独立国家联合体感染率上升最快。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也有增加——从2001年220万增加到2006年的290万。

使用非灭菌毒品注射器具仍然是独立国家联合体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主要方式。近年来，注射毒品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特别是在毛里求斯，还有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以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感染主要是因为与色情业者的无防护性交。在过去的两年里，与男性发生性交的男性爆发艾滋病的现象在亚洲也愈发明显，包括柬埔寨、中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和越南。



在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患者中半数以上为女性

1990年、2002年和2006年15岁及以上成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妇女所占比例（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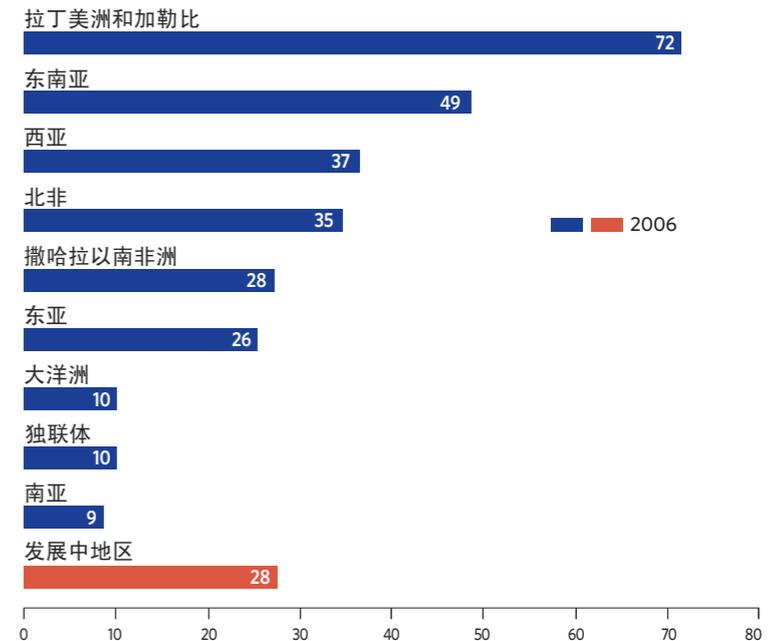
*没有1990年和2002年的数据，因为这个地区近年来才出现这种流行病。

男女之间强弱的不平衡继续推动艾滋病病毒流行的“女性化”，尽管力度有所变化。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少女和年轻妇女被感染。2006年，全世界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患者中48%是女性。

年轻也将男性女性人口置于危险境地。2006年，15岁以上新感染人群中40%集中在15—24岁这个年龄段。

虽然艾滋病治疗范围已经扩大，但需求继续增长

2006年需要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比例（百分比）



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疗的范围继续扩大。到2006年12月，发展中地区有200万人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占710万有需求总人数的28%。虽然全世界绝大部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63%）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但这个地区可以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480万人中真正接受治疗的只占四分之一。

问题愈加严重了：虽然2006年第一次接受治疗的人数有70万，但是这一年新感染人数为430万，这说明迫切需要加强疾病预防工作。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需要治疗的早期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增长将大大快于治疗服务的规模扩大。

预防措施不足以应对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在能够收集到评估发展趋势所需要信息的11个非洲国家中，8个国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年轻人数量从2000/2001年以来有所下降。进展最明显的是肯尼亚、科特迪瓦的城市地区、马拉维和津巴布韦、以及博茨瓦纳的农村。然而，预防措施总体上无法应对流行病的传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青年男子和五分之一多的青年妇女全面准确地了解艾滋病病毒。在很多国家，对携带艾滋病病毒患者的歧视和污辱也使许多人放弃艾滋病病毒检查，不向性伙伴透露自己的身体状况。根据对非洲12个情况最严重国家的最新调查，接受过测试并取得结果的男女中位数比例仅为12%和10%。

2005年，中低收入国家者中，仅有11%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接受了预防将病毒传播给新生儿的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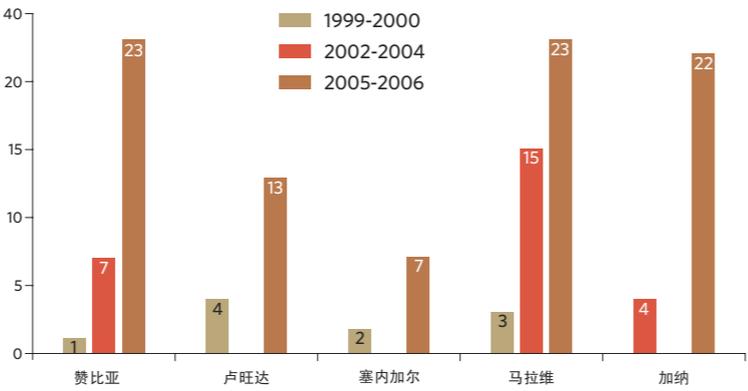
关爱孤儿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双亲死于艾滋病，这一问题还将恶化

2005年，1520万儿童被艾滋病夺去单亲或双亲，其中80%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到2010年，这一数字还将增加到2000多万。在为孤儿和易受害儿童提供最低成套服务方面，包括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社会福利和保护，许多国家取得了进展。但是，为了更加人道且全面地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具体目标
到2015年制止并开始扭转疟疾和其他主要疾病的发病率

疟疾控制取得成效，但是还需要加大力度

1990年至2006年被选中国家睡在驱虫蚊帐中儿童的比例（百分比）



近年来，控制疟疾的关键举措有所增加，这要归功于增加的关注和资助。例如，许多非洲国家增发了驱虫蚊帐，这是避免引发疟疾的蚊虫叮咬最有效的工具。2005–2006年实施的住房调查初步结果表明，许多其他国家在分发蚊帐方面取得进展，尽管最终结果要到今年年底出来。此外，只有少数国家接近2000年遏制疟疾非洲首脑会议上所提出的2005年达到60%覆盖率的目标。如果各国要在2010年以前达到修正的80%驱虫蚊帐使用率的目标，所有相关方还需要加强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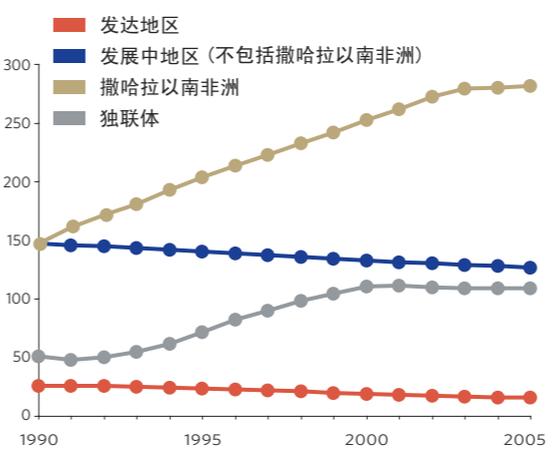
各国还需要保证平均覆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5%的5岁以下儿童在驱虫蚊帐中睡觉。在疟疾流行国家的农村地区，疟疾的影响总是最大而驱虫蚊帐覆盖最少。根据对30个非洲国家的最新调查（2000年至2006年进行），在驱虫蚊帐中睡觉的五岁以下儿童，城市儿童是农村儿童的2.5倍。

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最有效的疟疾治疗方法必须提供给需要的人。撒哈拉以南非洲近40%发烧儿童是服用氯喹啉治疗疟疾的，而这种药已经因为广泛的抗药性而效力下降。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将他们的药物政策变为鼓励使用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合疗法。但要使药物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还需要改善需求预测，改进采购管理和供应链程序。

世界范围内，受危害最严重的国家在疟疾防治方面需要30亿美元，其中非洲地区就需要20亿美元。在过去十年里，国际抗疟疾资金增加了十倍多，但是2004年可用资金仅为6亿美元。

全球肺结核病发病率趋于稳定，但新发病例仍在增加

1990年至2005年肺结核病新发病例（每10万人口，不包括艾滋病病毒阳性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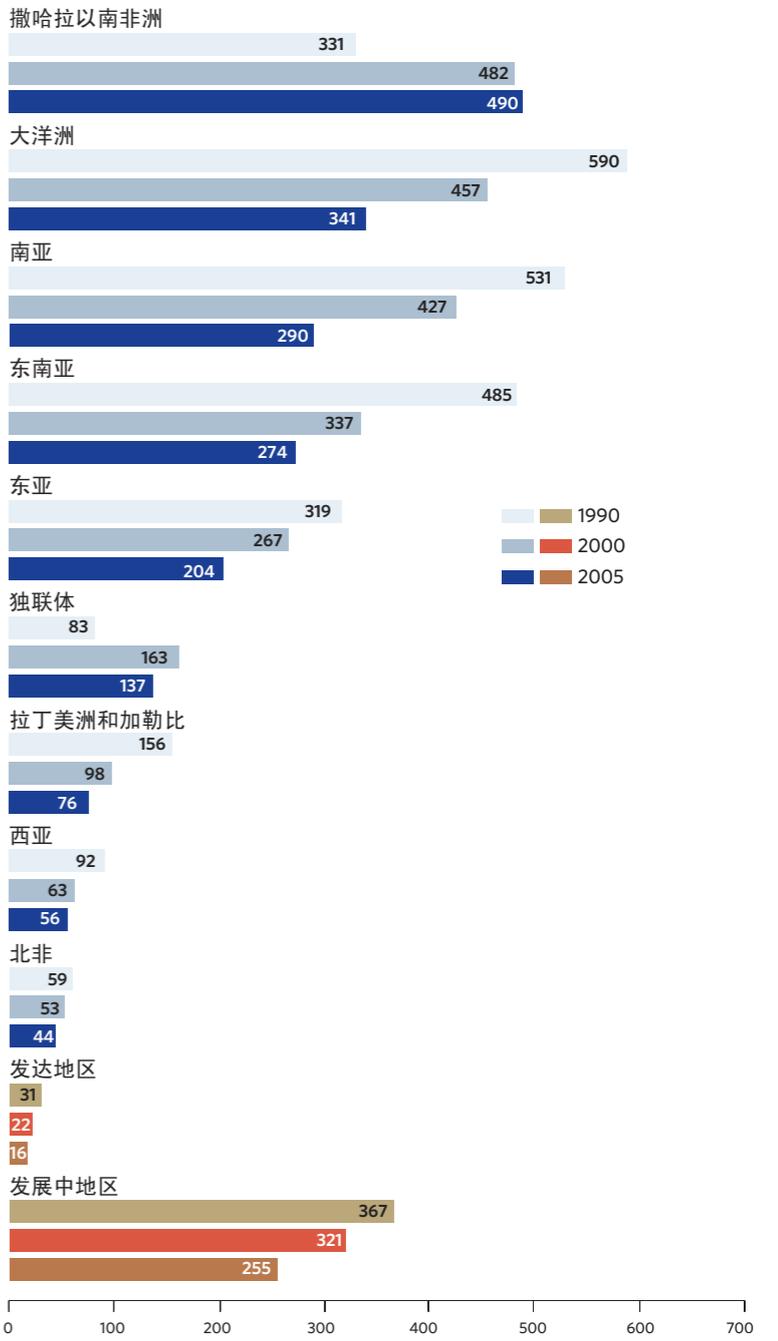


在先前感染率和死亡率出现下降趋势之后，肺结核病发病率——每10万人中肺结核新患病人数——在许多地区趋于稳定或开始下降。然而，由于人口增长，新发病例的总数仍然在缓慢增加。据报道，2005年肺结核病新发病880万例，其中730万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四个亚洲地区。2005年，肺结核病造成160万人死亡，其中19.5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虽然20世纪90年代肺结核病发病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中迅猛上升，这两个地区到2005年发病率都已下降。

为达到控制肺结核病的全球目标，还需要加快进程，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1990年、2000年和2005年肺结核病病例（每10万人口，不包括艾滋病病毒阳性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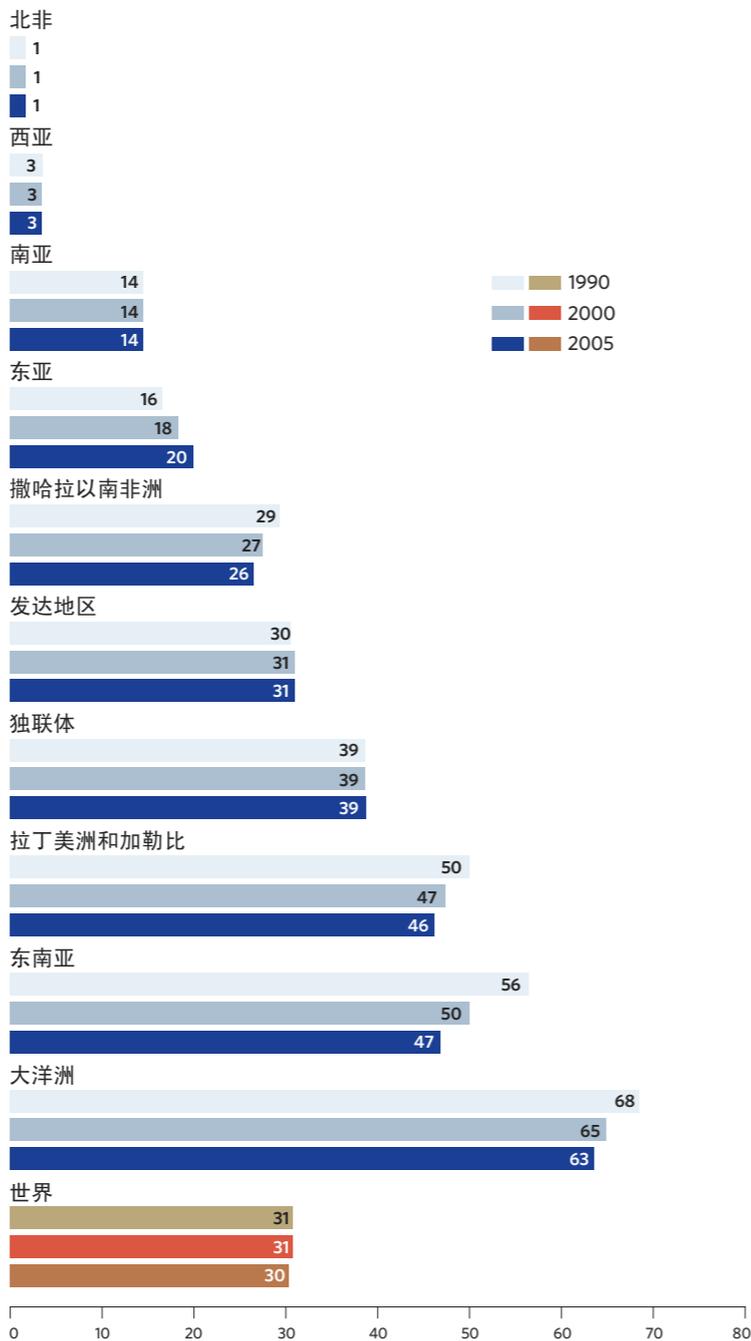
随着发病率的稳定，全球肺结核病的流行开始下降。然而，进展速度不足以实现“杜绝结核病全球伙伴关系”所设定的额外具体目标——到2015年，将感染率和死亡率减半（在1990年基础上）。按照目前的进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不大可能实现这些新目标。

目标 7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具体目标
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政策和计划，扭转环境资源的流失

砍伐森林仍在继续，尤其在生物多样性地区

1990年、2000年和2005年森林覆盖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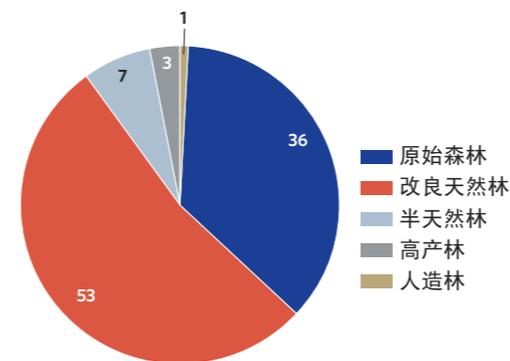
从1990年到2005年，世界失去了3%的森林，平均每年减少0.2%。森林的砍伐，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毁林造田——以每年1300万公顷的惊人速度增长。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一些地区，损失的速度最快，包括东南亚，大洋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每年18%—25%的温室气体排放还与森林砍伐相关，因此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

树木的种植、退化土地的恢复和森林的自然扩张使欧洲、北美和东亚部分地区的森林面积得到扩大，特别是近年来的变化显著。每年净减少的森林覆盖面积从1990年到2000年间的890万公顷下降至2000年到2005年间的约730万公顷。即便如此，每天仍有约200平方公里的——相当于2个巴黎的大小——森林面积在流失。

近期巴西等国遏制森林砍伐的努力发出了积极的信号。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沙漠化导致了贫困。这里的部分地区由于政府权力下放地方管理当地资源并可从中获益，也有望扭转早期的森林资源流失。

植树造林在增加，但原始森林生态系统继续流失

2005年的森林特征（百分比）



保持世界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36%）的森林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人类活动影响。但是由于选择性砍伐和人类活动的破坏，这些原始森林在2000年到2005年间以每年大约600万公顷的速度流失。在同一时期，人造林的种植面积每年大约增加280万公顷——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计划。人造林占世界森林面积不到百分之五。四分之三以上的人造林主要用来获得木材和纤维，其余的四分之一是防护林，主要用于水土保持。

尽管努力加强对陆地和海洋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继续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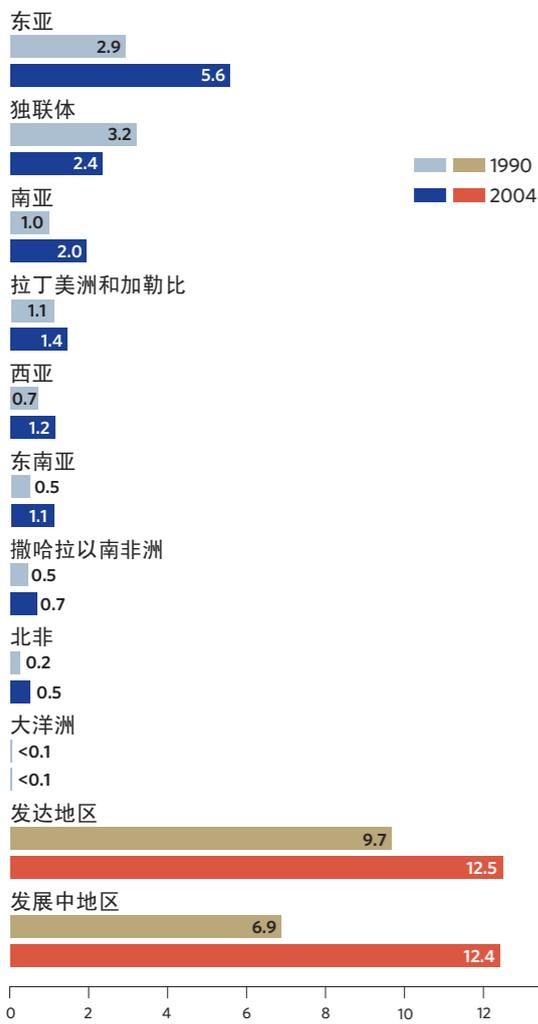
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国际社会一直在鼓励保护地球的陆地和海洋环境。全球被保护面积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截至2006年，被保护的陆地和海洋的总面积大约有2000万平方公里。这比中国国土面积的两倍还多。然而，并非所有的保护区都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地区中只有一小部分——大约200万平方公里——是海洋生态系统，尽管它们对鱼类保有量和沿海生计起着重要的作用。

即使越来越多的地区得到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比例仍在不断增加，单个物种的数量也在继续减少。如果希望物种灭绝的速度到2010年大幅降低，我们需要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护动植物栖息地，管理生态系统和物种。

世界渔业尤其处于危险之中。要维持目前的鱼类保有量并恢复即将灭绝的种类，需要持续不断的国际合作和管理。经历几十年的恶化以后，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过度开发、濒临衰竭和面临恢复的鱼类数量的比例现在稳定在25%左右。但是渔业开发不足的比例稳定下降。目前，全球只有22%的渔业是可持续的，与之相比1975年则有40%。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快于可持续能源技术的进步速度

1990年至2004年二氧化碳排放量（10亿公吨）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科学研究，现在已经明确：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地球气候，并给人类的生活和健康带来危险。1970年以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大约0.5摄氏度。一个预料到的后果是在世界很多地方增加了恶劣的天气。淡水——或许是我们最珍贵的却受到恶化的自然资源——的短缺也可能会加剧。在像撒哈拉以南非洲这样的地区，气候模型预测降雨量会减少，从而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食品、住房材料和水资源严重减少，这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气候变化的首要原因是化石燃料燃烧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04年达到290亿公吨，并在继续上升，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有显著增加。在东南亚和北非，2004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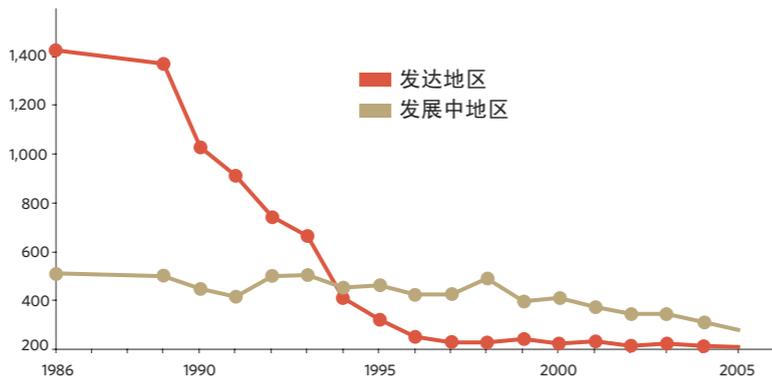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超过了一倍。但是，按照人均计算，发展中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少于发达地区。2004年，发达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是12吨。而在西亚这个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发展中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到发达地区的一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到发达地区的十分之一。

随着全球能源消耗量的不断增长——1990年以来增加了20%——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利用在不断进步。现在，来自可再生资源的能源，如水力发电和生物燃料，占可利用能源总量的12%以上。开发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没有负面影响且更先进的可再生能源，在过去几十年里成数十倍增长。然而，这些新的能源技术，包括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和地热能，仍然仅占能源消耗总量的0.5%。

今后一段时间很可能继续依赖化石燃料，我们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国际行动加快向更清洁、高效的能源转变。

全球消除导致臭氧层稀薄的物质的努力在发生作用，尽管对臭氧层的破坏将持续一段时间

1989年至2005年所有导致臭氧层稀薄的物质的消耗量(千公吨潜在臭氧消耗物质)



自从首次认识到对臭氧保护层的威胁后，导致臭氧层稀薄的物质（ODS）的排放已大为减少——由1989年的150万吨减到2005年的89,000吨。《蒙特利尔议定书》签署迄今20年所取得的进展说明，当所有的国家协调一致、联合行动，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时，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成果。

导致臭氧层稀薄的氯氟化碳（CFCs）在大气层中所占的浓度开始减少。但是，直到这些破坏性物质大幅度减少后，臭氧层才能有所好转，紫外线辐射才不会继续危害人体健康、作物产量和野生动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一个地区都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完成了承诺。发达国家已逐步淘汰了氯氟化碳（CFCs），发展中国家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到2010年基本达到目标。同样，每个地区都在减少对其他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消耗。但是，各国至今还没有按照《蒙特利尔议定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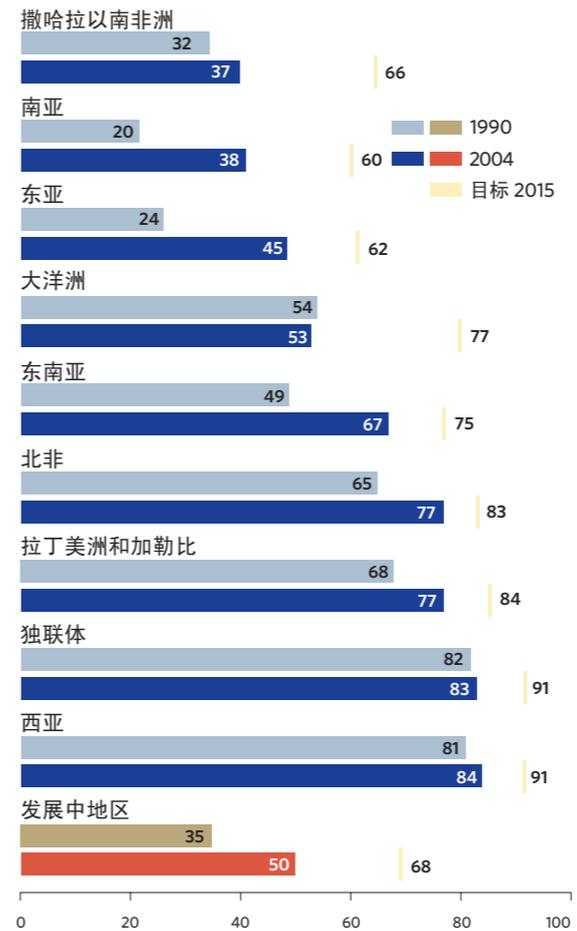
规定的期限完全废除使用这些物质。让问题复杂的是，大量的氯氟化碳继续生产并且非法交易。另外让人担心的是臭氧消耗物质存储的管理。因为销毁它们的成本太高，而且如果用对环境有不良影响的处置方法可能会把大量糟糕的臭氧消耗物质排入大气层。为了最终淘汰这些物质并监测臭氧层，保持良好的势头和资金支持至关重要，它能为史无前例的国际成功案例带来完满的结局。

具体目标

到2015年，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础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

一半的发展中国家还缺乏基础卫生设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还需做出巨大努力

1990年和2004年使用改善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百分比）



在2005年到2015年期间，估计16亿人需要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才能达到千年发展目标规定的具体目标。但如果按照1990年以来的趋势继续发展，全球大概有6亿人无法达到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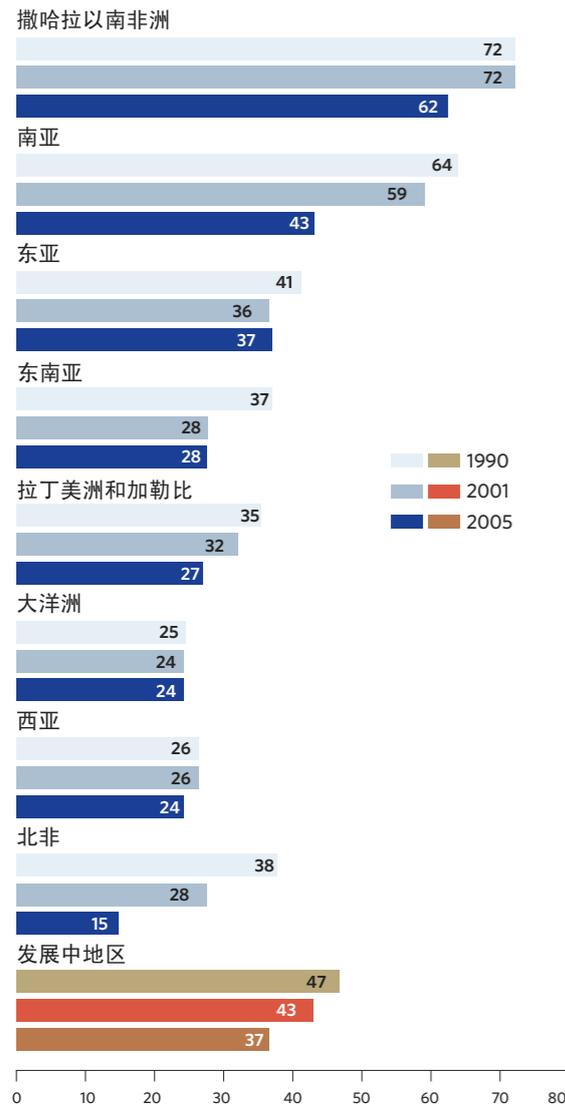
在实现到2015年将无法享受基础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这一目标方面，只有东亚、东南亚、西亚、北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步入正轨。所有其他发展中地区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完全没有享受到基础卫生设施的人数从1994年的3.35亿增加到2004年底的4.4亿。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这个数目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户外排便、恶劣的卫生条件、缺乏干净的饮用水所造成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后果有完整的记录。三者共同导致了88%（超过150万）的5岁以下儿童因患痢疾死亡。露天排便引起肠道寄生虫肆虐，对上亿学龄儿童损害极大，导致他们身体发育减缓，体能削弱和认知能力受损。营养不良更促成了这种结果。随着感染的加重，孩子的学业成绩和出勤情况大幅下降。肠道寄生虫还会导致贫血，加大了女孩日后分娩并发症的风险。

具体目标
到2020年至少改善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

城市的迅速膨胀使贫民窟的改善问题更加严峻

1990年、2001年、2005年居住在贫民窟的城市人口（百分比）



注：贫民窟居住人口比例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变了对充足卫生设施的定义。2005年，只有一部分使用坑式厕所的家庭被视为贫民区户，而在1990年和2001年，所有使用坑式厕所的家庭都被视为贫民区户。这个变化主要影响对广泛使用坑式厕所的国家的估算，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

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镇。但是由于城市移民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的人数将继续扩大，从今天的32亿人增长到2030年的50亿人，大部分增长将发生在非洲和亚洲。

2005年，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即至少缺少一项安居的基本条件：充足的卫生设施、改良的供水设施、经久的住房、足够的居住空间。即使贫民窟居民数量的增长速度下降，急剧扩张的市区也对迅速改善居住条件达到千年目标是一个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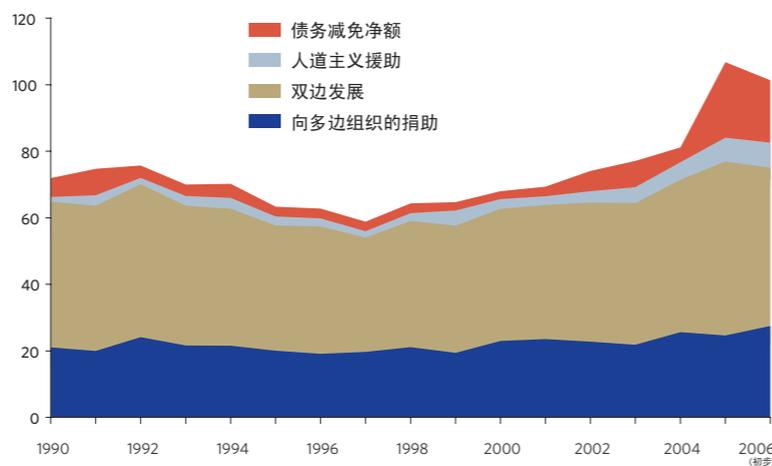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仍然是城市人口最缺乏足够住房的地区。整个地区平均水平以外的情况更令人沮丧。在包括乍得、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一些国家，五分之四的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在大多数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大部分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改善了的水和卫生设施，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过度拥挤和临时容身。对于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大约1.17亿人来说，非耐久性住房确实是个问题。这些人中超过一半以上住在亚洲；北非居住在非持久性住房的人最少。2005年，发展中国家大约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住在过度拥挤的房子里（超过三人同住一间卧室），这些人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其中一半是在南亚。



目标 8 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尽管捐助国再三许诺，发展援助额依然下降

1990年至2006年来自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2005年美元固定价）



2005年，由于实施大规模的债务减免，援助金额上升到创纪录的1,068亿美元，对伊拉克和尼日利亚的援助尤为显著。2006年，对两国大量的债务免除开始下降，造成净援助额下降到1,039亿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国民收入总和的0.3%。按实际计算，官方援助下降了5.1%，是1997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即使不包括债务减免，官方援助也较一年前下降了1.8%。

只有丹麦、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达到或超越联合国的目标，把0.7%的国民收入总值用于开发援助。发展援助委员会22个成员国中的16个完成了2006年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该目标是这些国家2002年在蒙特雷发展筹资会议上制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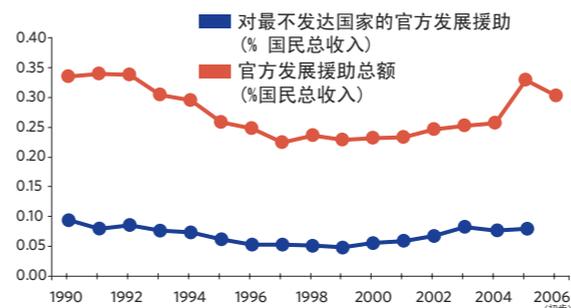
由于债务减免进一步下降，2007年的援助预计继续有少许下降。如果捐助国履行他们最新的保证，其他形式的援助将有所增加。不过，如果捐助国要实现他们的承诺，核心发展项目目前的增长速度必须在未来4年增加2倍。

具体目标

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特殊需要

捐助国承诺加倍援助非洲，但目前为止成果甚微

1990年至2006年来自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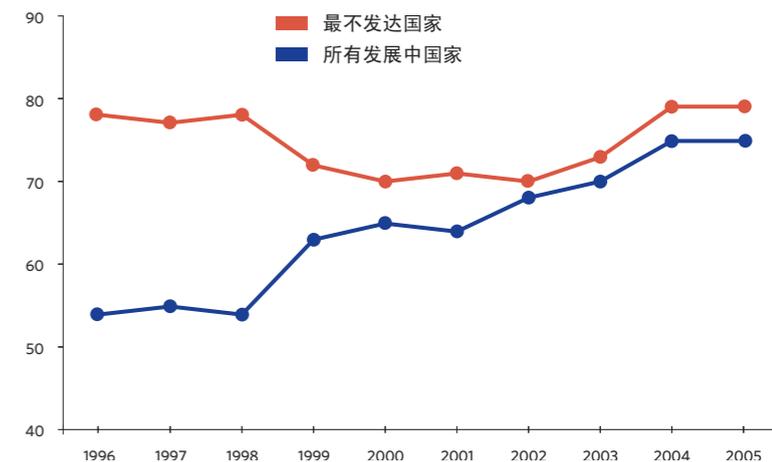
发展援助主要针对最贫穷的国家。不过，从2003年以来，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已经基本停滞。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援助，不包括对尼日利亚的债务减免，在2005年到2006年间仅仅增长了2%。在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捐助国曾保证到2010年对非洲的援助增加一倍。实际情况使我们无法对这些国家有过高评价。

具体目标

进一步发展开放的、遵循规则的、可预测的、非歧视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特惠市场准入

1996年至2005年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免税进口的产品比例（不包括石油和军火）（百分比）



在《千年宣言》中，各国政府一致认为，全球化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积极力量。为此，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在2001年的多哈会议上决定，在2004年年底以前，完成一系列旨在改善发展中国家前景的贸易谈判。截至2007年初，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对整体方案采取何种措施。这表明丧失了一个重要机会。

作为这些多边谈判的一部分，发达国家同意（发展中国家站在自身的立场也会同意）在2005年取消大部分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关税和配额。这些国家的贸易壁垒因此得到减少，但是对某些商品和某些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贸易壁垒问题仍然很严重。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发展中国家，现在愿意在全球贸易优惠制度的支持下，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免税准入。

2005年，无论对发展中国家整体还是最不发达国家，它们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免税商品份额，和上年相比都没有变化。此外，由于“纺织品及成衣协议”在2005年终止，服装和纺织品等敏感商品的配额被放开，因此造成全球贸易流动结构的调整。这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利，却对其他一些国家不利，包括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中高收入国家和非洲的一些最不发达国家。

富裕或中等收入国家的市场开放本身不会总是惠及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倡议，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几乎完全获得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免税准入。不过，供应方面的制约，严重限制了他们利用这种机会的能力。另外，限制性条件——包括对产品原产地的规定



和其他行政方面的障碍——往往使这些优惠难以把握。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提高市场准入必须辅之以“贸易援助”的重要计划安排，这一呼吁在“2005年世界贸易组织部长宣言”里得到重申。然而，在2001年到2005年间，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所占官方援助的比例从4.4%下降到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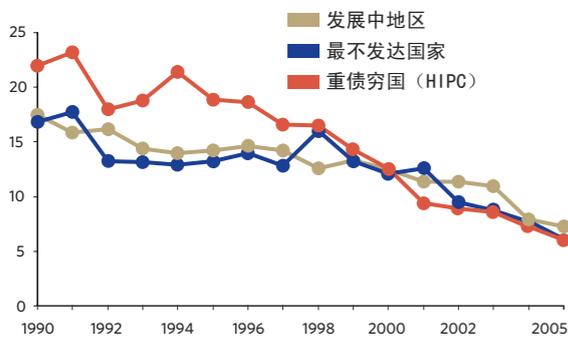
截至2007年4月，40个重债穷国中的22个达到了所有要求并获准减免债务，8个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程序（称为“决策点”），并获得了临时性的债务减免。其他10个国家已经获得了按现价计算价值125亿美元的重债穷国债务减免承诺，并且在多边债务减免倡议下，有可能被获准减免更多的债务。另外11个国家在HIPC动议下仍然有可能获得债务减免的资格，但是由于冲突、管理不善、拖欠债务，还没有能够抓住机会。

截至2006年中期，达到重债穷国决策点的国家获得了将近60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承诺。根据这两个动议，预计这些国家90%的现有债务将被减免。2005年，它们的还债额下降到了出口收入水平的6%左右；预计这一比例还会进一步下降，到2006年降低到4%左右。1999年到2005年间，这些国家偿还的债务额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并有望在今后几年中继续下降。

具体目标 全面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还债负担继续减轻

1990年至2005年外债偿还占出口收入额的比例（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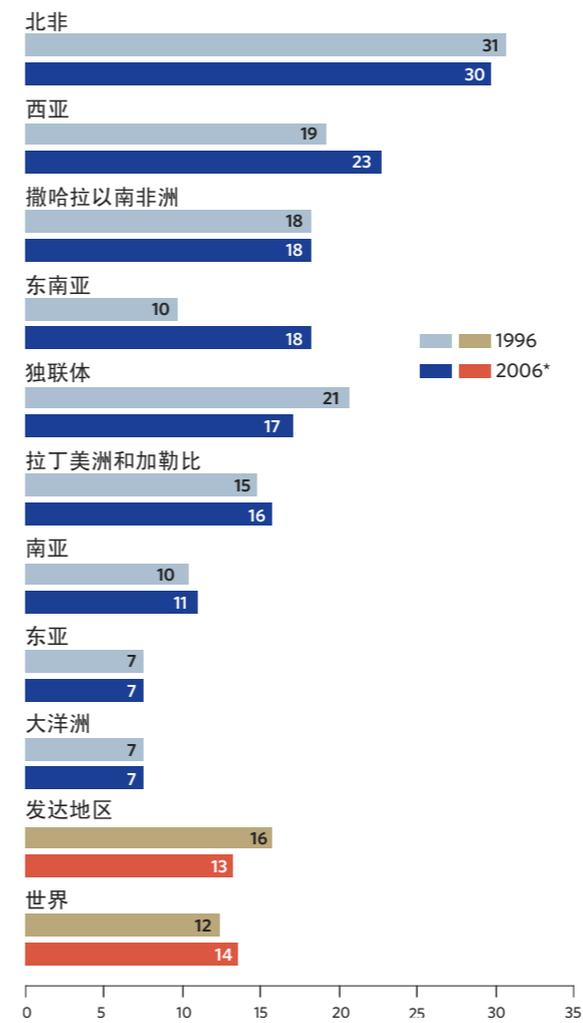
最穷的国家将按照以下两个方案继续减免他们的外债负担：重度欠债穷国（HIPC）动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动议。多边债务减免动议，于2005年由八国集团倡议，是为了给债台高筑的国家进一步减少债务并提供额外资源，来帮助它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根据该计划，3个多边机构——国际开发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和非洲发展基金——为完成HIPC动议程序的国家减免了100%的符合标准的债务。2007年初，泛美开发银行决定为HIPC中的5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提供类似的债务减免。

具体目标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为青年创造体面的生产性就业机会

各地区的经济体都未能给他们的年轻人提供充分就业机会

1996年和2006年青年失业率（百分比）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未能以足够快的速度给他们国家的年轻人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失业青年的数量已经从1996年的7400万增至2006年的8600万，几乎占全世界1.95亿失业人口的一半。年轻人和成年人相比，往往更难找到工作，在有些国家，青年人失业的可能性是成年人的三倍以上。2006年，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3.6%，与之相比成年人的失业率是4.4%。

预计未来几年进入职场的人数巨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里拥有世界上89%的青年，因此应对就业的挑战变得更为迫切。自1996年以来，年轻人的总数已经增加了1.42亿，到2015年有望再增加1800万达到12亿。确保年轻人根据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从事生产性的工作，是根除贫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成功融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特别是来自贫困或下层社会家庭——也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劳动力市场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就业机会，年轻人就可以借此来改善他们以及未来家人的生活。结果：停止了代代相传的贫穷。此外，年轻男女有办法养活一家人，可以减少反社会行为、暴力或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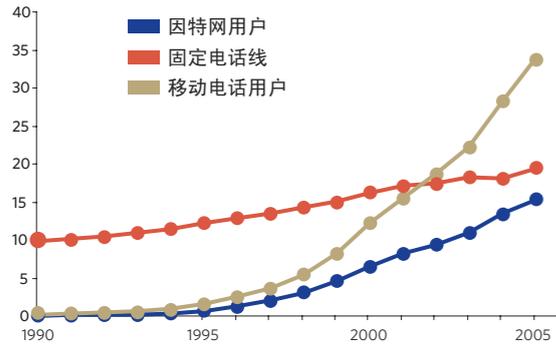
失业只是劳动力市场表现不佳的一方面。经常的情况是，人们有工作，但是劳动时间长得无法忍受、工作断断续续、缺乏安全感、生产效率低下、工资微薄、劳动保障降低、权利削弱。所有这些问题应该放在一个体面和生产性工作的广义概念里来考虑，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实现充分就业正在取得的进展。每个人——包括妇女和青年——都有权利发挥其潜力，通过体面的、生产性的工作摆脱贫困的境地。



具体目标
与私营部门合作，普及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好处

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使用在移动领域增长最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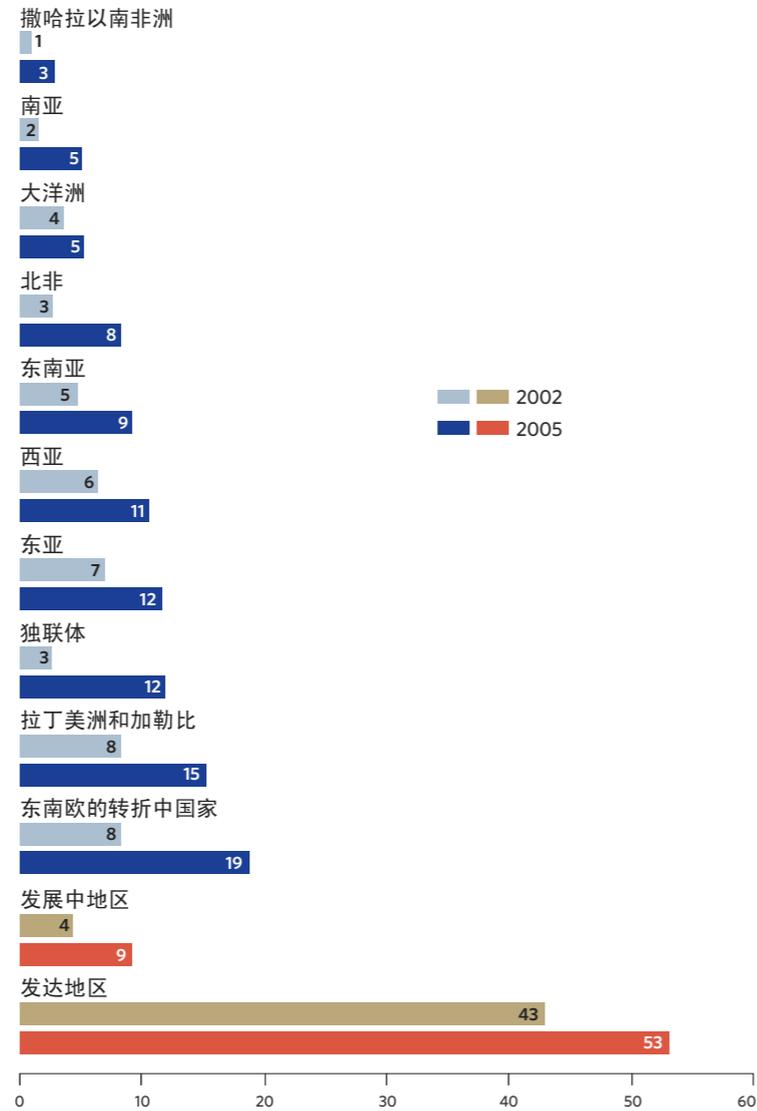
1990年至2005年，每百人固定电话和互联网用户数（百分比）



随着互联网用户和电话用户数目在世界范围的增加，通信能力增强。增长速度最快的是移动通讯领域，这对缺少固定电话的地区改善通信非常重要。全球移动电话用户的数目从1990年的1100万增至2005年的22亿，与之相比，在同一期间内固定电话的数目从5.2亿增至12亿。在非洲，几乎每个国家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都比固定电话用户数多，仅2005年一年就增加了5500万移动电话用户。截至2005年底，共有1.3亿非洲人拥有移动电话。这表示15%的非洲人口有移动电话，与之相比，3%的非洲人口有固定电话，4%的非洲人口使用因特网。

互联网的使用在增长，但是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仍然很低

2002年和2005年，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截至2005年底，全世界只有超过15%的人口使用互联网。但是，比重偏向更富裕的国家。2005年，发达国家一半以上人口使用互联网，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只有9%的人口使用互联网，而50个最不发达国家只有1%。



告读者

绘制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

世界上189个国家的领导人于2000年签署《千年宣言》，确定在2015年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中的大部分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大多数具体目标以1990年为基础年份，用于监测1990年到2015年这段时期的成果。本报告是对于这一进展情况的中期评估，所用数据的截止时间是2007年6月。由于2000年以后的数据越来越多，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涵盖2000年的数据，以便对《宣言》签署以来的进展情况提供一幅更加详尽的图像。

分析的基础

这项分析的基础是千年发展目标指标跨机构和专家小组编汇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性数据。一般说来，这些数据以可参考的人口为权数，通过对国家数据加权平均计算得来。为了确保国家间和区域间的可比性，数据都是国际组织在其自身专业领域内使用的数据（见封内参与机构目录）。对于每一个指标，都有一个以上的机构充任官方数据提供单位，并在开发恰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方面担负领导角色。

在多数情况下，数据来自各国政府提供给负责此项指标的国际组织的官方统计，通过数据定期收集机制完成采集。例如，国际劳工组织从每个国家的劳工部和国家统计局收集劳动力相关指标获得就业数据，世界卫生组织从世界各国的卫生部和国家统计局收集有关主要疾病的行政记录和住户调查数据。

为了填补经常出现的数据缺口，许多指标利用国际组织资助或实施的调查数据进行补充或完全从中推算。这种情况包括许多卫生指标，它们大多是通过多指标整群抽样调查和人口卫生调查编制的。

某些国家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新数据，但有关国际专门机构尚未掌握。还有一些国家没有统计需要用来编制该指标的数据，负责该项工作的国际机构就会估算所缺失的数据值。最后，即使有一些国家定期统计需要的数据，但也经常要予以调整，以便保证国际间的可比性。联合国统计司负责维护千年发展目标指标跨机构和专家小组的网站及其数据库——见“mdgs.un.org”——其中涵盖的汇总数据和国别数据序列是由各伙伴机构提供的。数据库还提供详尽的元数据，解释指标的计算方法和区域汇总的方法。

本报告采用了汇总数字，按八项目标对各区域进展情况作了全面评估，并易于追踪各时期的进展。然而，某一区域各个国家的情况同本报告发表的平均值可能相差甚远。

建立更强有力的统计体系

拥有高质量的统计数据，并且各国政府、资助机构和国际组织有能力系统地测算、监督和报告社会经济各领域的进步，在制定发展政策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占有核心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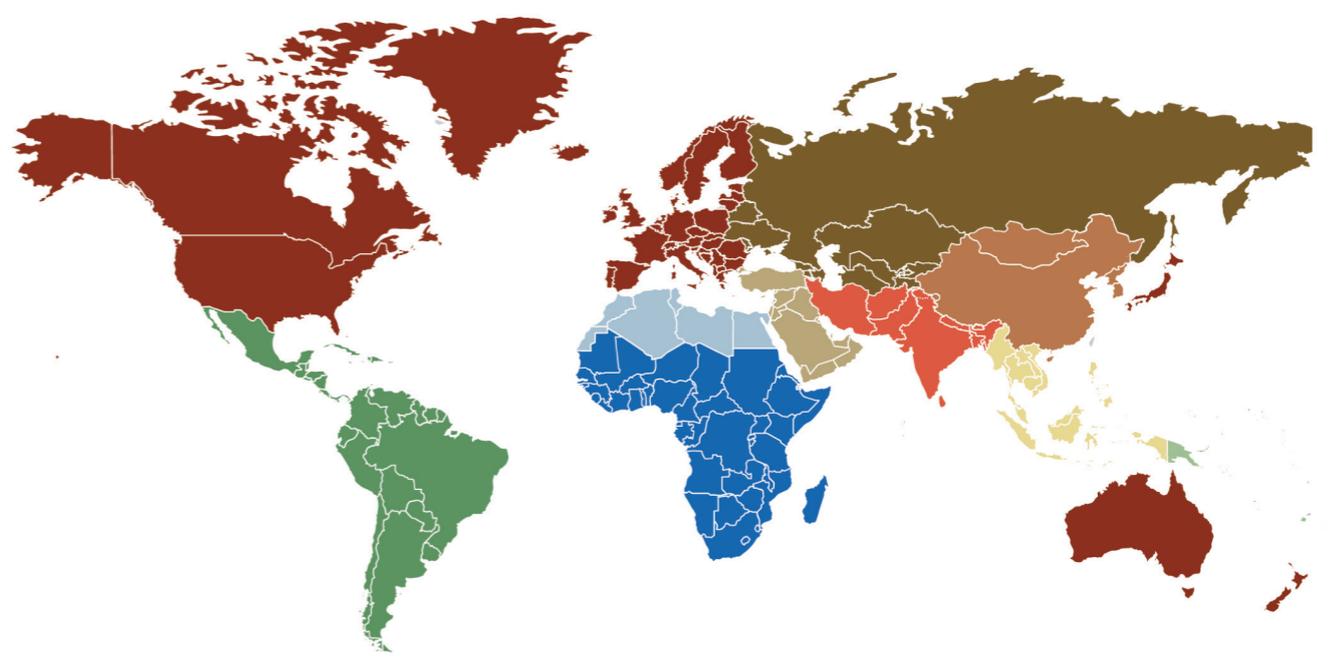
可靠的国家级和地方级数据对于给政策提供信息、确定和测算重大干预措施的效果、监测进展情况，都是必不可少的。自从五年多以前开始对千年发展目标进行定期评估以来，若干倡议被提出，以应对发展中国家加强其生产、分析和发布数据能力的需求。朝这一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是2004年通过了《马喀什统计行动计划——生产更好的数据、获得更好的结果，一项改进发展统计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由“第二届发展结果管理工作国际圆桌会议”通过，与会者包括受援和援助双方。

根据马喀什计划，千年发展目标指标跨机构和专家小组也将统计能力建设作为其优先工作领域之一。为此目的，跨机构小组会同国际机构、援助机构和国家统计局的代表，共同确定各国实施统计能力建设的优先重点，并提出具体建议，改进向各国统计援助的实施和协调。

近来，由国家统计局代表组成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提请联合国成员国注意资源有限的国家统计能力建设的急迫需求。2006年6月，该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统计能力建设的决议》，2006年7月，经济和社会理事会通过了该决议。建设此类能力，需要国际社会增加资金和技术支持，并对其进行更好的协调。是否能取得成功，有赖于各国是否具有能力建设的举措，有赖于各国政府是否承担推动机构改革以长久推行这些举措的义务。

¹鉴于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时间差，几乎没有指标有本年和2006年的数据。

区域分组



- 发达地区
- 独立国家联合体
- 北非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东南亚
- 大洋洲
- 东亚
- 南亚
- 西亚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本报告提供的数据描述了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既有全世界的整体情况，也有各类国家分组的情况。这些分组有“发展中”地区、独立国家联合体（CIS）位于亚洲和欧洲的经济转型国家以及“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又进一步分为以上地图所示的次区域。这些区域分组以联合国的地理划分为基础，作了某些必要的修改，尽可能形成可对其进行有意义分析的国家组。在<http://millenniumindicators.un.org>网站上，可以查阅到各区域和次区域国家的完整名单。

¹ 在联合国系统中，称某些国家或地区为“发达”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无成规，所以这里的区分只是为了便于统计分析。

索取更多信息：
请访问联合国统计处千年发展目标网址
mdgs.un.org

请访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网址
www.un.org/millenniumgoals

请访问联合国千年运动办公室网址
www.millenniumcampaign.org

图片

封面： UN Photo/Eskinder Debebe

- 封面： 联合国图片/Eskinder Debebe
- 页2： 联合国图片/Evan Schneider
- 页6： 联合国图片/Kevin Bubriski
- 页9： 联合国图片
- 页10： 联合国图片/Eskinder Debebe
- 页12： 联合国图片/Martine Perret
- 页14： 联合国图片/Evan Schneider
- 页16：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Shehzad Noorani
- 页18： 联合国图片/Eskinder Debebe
- 页22： 联合国图片
- 页27： 联合国图片
- 页28： 联合国资本开发基金会/Adam Rogers
- 页31： 联合国图片/Louise Gubb
- 页33： 国际电讯技术联盟图片

Copyright ©United Nations, 2007 版权所有



“在2000 年的《千年宣言》中，世界各国领导人为人类提出……新愿景。他们承诺‘不遗余力地帮助男女老少同胞摆脱凄苦可怜和毫无尊严的极端贫穷状况’。

“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除贫运动都不足以打破‘一切如常’的局面，那么，全球信任将受到威胁，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希望也有无可挽回地破灭的危险。

“到2015 年，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能够说我们确实做到不遗余力了吗？”

——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的挑战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200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出版
DESA - 2007年6月